

巴金文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巴金近作精選 (全一冊)

(定價 元)

編輯者 儲 菊 人

出版者 正 氣 書 局

發行者 正 春 明 書 局

總經售 正 春 明 書 局

版權所有

現代文庫
巴金近作精選目錄

寫作生活底回顧·····	一
老年·····	一七
神·····	二七
智識階級·····	六一
我的眼淚·····	八八
月夜·····	一〇〇
將軍·····	一一三

現代文庫
巴金近作精選

寫作生活底回顧

民國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我和朋友衛在上海上船到法國去。在印度洋舟次我給一個敬愛的朋友寫信說：

「我現在的信條是：忠實地生活，正直地奮鬥，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上帝只有一個，就是人類。爲了他，我預備貢獻出我底一切……」

二月十九日我領到了巴黎。

朋友吳在拉丁區的一家古舊旅館底五層樓上給我和衛租了房間。屋子是窄小的。窗戶整天家開着，下面是一條寂靜的街道，那里只有寥寥的幾個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從窗戶裏也可以望見人們在那犬開着的玻璃門裏進出。但我卻沒有聽見過酗酒或賭博底鬧聲。正對面是一所大廈，這古老的建築，牠不僅阻止了我底視線，並往往給我遮住了陽光，使我底那間充滿着煤氣和洋葱味的

小屋變得更憂鬱，更陰暗了。

除了衛和吳外，在這城裏我還有三四個朋友。有時大家聚會在一起，我們也有歡樂的談話，或者熱烈的辯論。我們都是彼此了解的，但是各人有各自的事務，不能夠天天聚在一處。衛又喜歡整天到圖書館或公園裏去。於是我就常常被留在那墳墓般的房間裏，孤另另的拿破舊的書本來消磨我的光陰。

我底生活是很單調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殘留着寥落的枯樹的盧森堡公園散步，晚上到 Alliance Française 補習法文。白天就留在家裏讀破舊的書本來蠶食我底青年的生命。我在屋裏翻閱那些別人不要讀的書本。常常去一陣難堪的靜寂以後，空氣忽然震動起來，街道也震動了，甚至我底房間也震動了。耳邊只是一片隆隆的聲音，我自己簡直忘了這身子是在什麼地方，周圍好像發生了一個絕大的變動。漸漸地鬧聲消滅了。經驗告訴我是一輛載重的汽車在下面石子鋪砌的街道上馳過了。不久一切又復歸於靜寂。我慢慢兒站起來走到窗前，伸了頭出去看那似乎受了傷的街，看那街角的咖啡店，那里也是冷靜的，我兩三個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於是我底心又被一陣難堪的孤寂壓倒了。

晚上十一點鐘過後我和衛從 Alliance Francaise 出來，腳踏着雨溼的寂靜的街道，眼望着杏紅色的天空，望着兩塊墓碑似的聖母院底鐘樓，那一股不能熄滅的火焰又在我底心裏燃燒起來。我底眼睛開始在微雨的點滴中看見了一個幻境。有一次我一個人走過國葬院旁邊的一條路，我走到了盧騷底銅像底脚下，不覺伸了手去撫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撫摩一個親人，然後我抬起頭仰望着那個拿着書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個被託爾斯太稱為「十八世紀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會兒，我忘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底沈重的脚步聲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什麼一個世界裏的時候。

每夜回到旅館裏，我稍微休息了一下這疲倦的身子，就點燃了煤氣爐，煮茶來喝。於是聖母院底悲哀的鐘聲響了，沈重地打在我底心上。

在這樣的環境裏過去的回憶又繼續來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動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鬥中的朋友，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我想到那過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滅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爲了安慰這一顆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開始把我從

生活裏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每晚上一面聽着聖母院底鐘聲，我一面在一本練習簿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裏我就寫成了滅亡底前四章。

漸漸地我底生活變得有生氣了，朋友也漸漸多起來，我從他們那里借到了許多寶貴的書籍，我只耽心每天沒有夠多的時間來讀完牠們，同時從 E. G. M. Zettan 他們和我往來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我便把我底未完的小說攔起來。我沒有功夫再寫小說了。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讀到巴黎各報的號外，知道我所敬愛的那個魚販子（就是滅亡序裏說到的「先生」）和他底同伴被燒死在波士頓，查理斯頓監獄裏的時候，我重讀着他寫給我的兩封佈滿了顫抖的字跡的信，聽着外面無數的人底隱約的哭聲，我又從破書堆裏翻出了那本練習簿，繼續寫了滅亡底十七，十八兩章，以後又連續寫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

過後我底時間就被一些經濟學書佔去了，接着我就用全付精神來讀克魯泡特金底著作，尤其是那本倫理學底起源及發展，我開始翻譯牠，而且爲了翻譯牠的緣故我又不得不讀起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諸人底著作來。我甚至讀熟了聖經。我

已經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說稿了。

第二年（一九二八）的夏季，是在馬倫河岸上的一個小城裏度過的。我在那時候過着比較安舒的生活。這城裏除了我外還有兩個中國青年，他們都是我底好友。我們寄宿在一個中學校裏面。那里是安靜而和平。每天早晨和午餐後我一個人要走過一道小橋，到河邊的樹林裏去散步，傍晚我們三個聚在一起沿着樹林走得更遠一點，大家暢談着各種各類的話，因為在那里談話是很自由的。

一個晴明的上午，我挾了一本 Whitman 底詩集，從樹林中散步歸來，接到了一封經過西伯利亞來的信，這是我大哥從成都寄的。信裏充滿着感傷的話，大哥是時常這樣地寫信的。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讀了。我不覺間想到從前做孩子時候，我和他在一起度過的光陰。我愛他，但我不得不永久離開他。我底苦痛是很大的，而他底被傳統觀念束縛着的心却不能夠了解。我這時候苦痛地思索了許久，終於下了一個決心。我從箱子裏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說稿，陸續寫了第七，第九，十三，三章。因為那時我已經譯完了倫理學底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臘的哲人和羅馬的聖徒。我有時間來寫小說了。

後來根據一個住在南方的朋友的來信，我又寫了滅亡第八章「一段情的故事」。這朋友是我所敬愛的，他底愛情裏的悲歡也會引起我底共鳴。我很抱歉我把他底美麗的故事送給了像滅亡裏的袁潤身那樣的人。所以回國以後我又把那故事改寫成了一篇題作初戀的短篇小說來獻給他。

以後這工作就沒有間斷了。每天早晨我一個人在樹林裏散步時，我完全沈溺在思索裏。土地是柔軟的，林外是一片麥田，空氣中瀰漫着甜蜜的麥子香，我踏着爬蟲，聽着鳥聲，我底腦裏却現了小說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底眼前活動，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細微的情節，傍晚在和朋友們散步談話中，我又常常修正了這些情節。（下午的時間就用來譯書和讀書。）夜靜了，我回到房裏就一口氣把牠們寫了下來。不到半個月的功夫，我就寫完了滅亡底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這五章。

這樣我底小說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寫的時候，我加進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後又添了一個結尾。我用五大本硬紙面的練習簿把牠們容納了。我底兩個朋友中的那個研究哲學的很高興地做了我底第一個讀者。他給了我

一些鼓勵。但我還沒有勇氣把這小說稿寄給國內的任河書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籌點錢把牠印出來，給我底兩個哥哥翻閱，還送給一些朋友。恰恰這時候國內一個朋友來信說，願意替我辦理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牠們封好掛號寄給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後，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們三個人又同車回到巴黎去過那熱鬧的生活。過了兩月，上海那個朋友底回信到了。他說稿本收到，如今正在翻閱。我也不會去信催促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纔在那個朋友處看見小說月報上面的預告，知道我底小說被採用了。那朋友違反了我底意思把牠送給小說月報底編者。使牠有機會和一般讀者見面，我覺得我應該感謝他。然而使我後來改變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還陷在文學生活裏而不能自拔，使我把青年的生命浪費在白紙上，這責任却也應該由他來擔負。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譯了幾本書，翻譯倫理學下卷底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賓諾沙，康德，叔本華諸位底堅硬的鐵門。這樣弄昏了我底腦筋。我沒有寫小說，而且我也不想寫小說了。

第二年我纔寫了一本死去的太陽，和那一個叫做房東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據一個朋友底敘述寫成的，自以為都寫得很不如意，有些掃興，而且那些時候又忙着讀書，覺得我這人不宜於寫什麼小說。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變了我底心思：在一個七月的夜裏，我忽然從夢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見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邊也響着一片哭聲，我不能夠再睡下去，就爬起來扭燃電燈，在寂靜的夜裏我寫完了那題作洛伯爾先生的短篇小說。我記得很清楚。我擱筆的時候已經大亮了。我走到天井裏去呼吸新鮮空氣，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淺藍色的天空裏正掛着一片燦爛的雲霞，一些麻雀在屋簷上叫。我纔回到牀上睡去。

我這樣開始了短篇小說底寫作以後，在這一年裏我又寫了復仇，不幸的人，亡命，愛底摧殘……等九篇。這些文章都是一種痛苦的回憶驅使我寫出來的。差不多每一篇裏都有一個我底朋友，都留着我底過去生活裏的一個紀念，現在我讀着牠們，還會感到一種溫情，一種激動，或者一種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亞麗安娜兩篇是我所最愛的，牠們表現着當時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底苦痛。亞麗安娜，這個可敬愛的波蘭女革命家要回到華沙去。那一天我和吳

替她提着箱子，把她送到一個朋友家裏，我們帶着含淚的微笑和她握手，說幾句祝福的話語，就這樣分別了她。當她底背影在一旅館底大門裏消去的時候，我底精神被一種崇高的感情沐浴着，我底心裏充滿着一種獻身的渴望，我願我能夠有一千個性命用來爲那受苦的人類犧牲，爲那美麗的理想盡力。我底眼裏貯滿着這青年女革命家底丰姿，我和吳進了聖母院這古建築，登上了那高聳的鐘樓。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賽納河，牠們變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剛纔別過的異國女郎，我想起了華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們底運動，我想起了這個大城市在近兩百年間所經歷過的一切，我不覺感動到流下眼淚來。我顫抖地握着吳底手誠懇地說：「吳不要失望，我們底理想一定會勝利的！」這時候也正用着留戀的眼光看那輪臥在我們下面的巴黎，他便掉過頭來回答我一個同志底緊握。他忘記了他自己和亞麗安娜一樣，也是因了國際大會底事情被法國政府下令驅逐的人。

以後因了驅逐令延緩了一些時候的緣故，我們還和亞麗安娜見過面，吳和她過往得很親密。後來吳回了國。她也離了巴黎。我就再沒有得過她底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從一個朋友那里知道一點她離開巴黎以後的消息，我便帶着悲痛的懷念續寫了亞麗安娜。渥柏爾格。甚至到現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別的那一天的情景，我還感到心情的高揚。我感激她，我祝福她，我願把那小說獻給她。

翻過來就是一九三一年。連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這一年的光陰差不多完全貢獻在寫作上面去了。每天每夜熱情在我底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條鞭子抽着那心發痛，寂寞咬着我底頭腦，眼前是許多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底受苦和我自己底受苦，牠們使我底手顫動着，拿了筆在白紙上寫黑字。我不住地寫，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寫，日也寫，夜也寫，好像我底生命就在這些白紙上面。環境永遠是如此單調的：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裏，面前是那張堆滿了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送陽光進來的窗戶，還有那張開始在破爛的沙發，（這是從吳那里搬來的）和兩個小小的圓凳。這時候我底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地在紙上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着我底筆來伸訴他們底苦痛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圍的一切。我簡直變成了一付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踞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

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蜷伏在那裏激動地寫字。

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寫完了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家（激流底第一部），八九萬字的新生（滅亡底續篇），和中篇小說霧以及收在光明裏面的十多個短篇。

因了這些文章，我又認識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迫我寫出更多的小說。

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海海底敲聲響了。我二月五日帶了短篇小說海底夢的七頁原稿從南京趕回上海，只來得及看見閘北底火光。於是繼續了將近一個月的苦痛的生活。後來在二月二日的夜晚，看見大半天空的火光，聽見幾個中年人底徬徨的，絕望的呼籲以後，我一個人走着冷靜的馬路，到一個朋友家裏去睡覺。在路上一面思索，一面詛咒。這時候我睜起眼睛做了一個夢。我決定把那個未完的短篇改寫成中篇小說。

這其間我會幾次懷着屈辱的，悲哀的，憤怒的心情去看那在日軍統治下的故居，去搬運我底被却後的出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次槍刺幾乎到了我底身上，但我終於把這一切忍受下去了。每天傍晚我帶了疲倦的身子回到朋友

那里，在似乎是平靜的空氣中繼續寫我海底夢。

寫完海底夢，我便到南方旅行，看見一個瘋狂的少女底臉上的秋天的微笑，在那里起了寫春天的秋天的心思，回來後，就以一個星期的功夫寫完了牠。過後又寫下沙丁，那材料是一個朋友供給我的，他到那地方去過。他對我談起那里的種種詳細情形，鼓舞我寫下牠來。那小說裏也浸透了我底血和淚，貫穿着我底追求光明的呼號，那絕望的雲霧並不會掩沒了我底對於「黎明的將來」的信仰。

夏天來了。我底房間裏熱得和蒸籠裏差不多。我底心像炭一般燃燒起來！我身子快要被蒸熟得不能夠動彈了：在這時候我卻枯坐在窗前，動也不動一動，而且差不多屏絕了飲食，只是拚命喝着冰水來熄滅我心裏的火焰。同時我忘掉一切地把頭俯在那張破舊的書桌上，專心重寫我底長篇小說新生。去歲我已經寫完了牠，但原稿跟着小說月報社在閩北底大火中化成了灰燼。這次花了兩個星期的功夫，我把牠重寫了出來，證明我底精力並不是爆裂彈所能燄滅的東西。這其間我還寫了收在電椅集裏面的幾個短篇。我以為我會得到一些休息了，然而朋友又來催促我寫長篇小說雨底續稿。直到我寫完了牠。我才可以開始我那渴望了許久

的北方的旅行。在青島一個朋友底山中的宿舍裏我寫了電椅中的愛。一到北平和一個患肺病的朋友住在一個小公寓裏面，聽了他每夜每夜的咳嗽聲，我開始寫了我底靈魂底呼號（電椅集序），到了天津才寫完了牠。

北方旅行歸來，我開始寫作將軍集裏的各短篇。同時在凍僵了手指的寒冷冬天的夜晚，我陸續寫了我底描寫煤礦生活的長篇萌芽，寫完了牠，我又去廣東福建旅行，寫了一些短篇和一本旅途隨筆。

寫萌芽用力並不多，是正月初動手，五月初完畢的。中間分了十一次，每次執筆還不到一天，寫成一章，便送到一家週報去發表。全部刊畢後，我會把牠校改一次。

萌芽裏面沒有什麼空泛的想像。我確實充分地利用了我底一部分的生活經驗。我一九三一年冬天，曾在一個煤山上作過客人，在那里受過一個星期底客氣的款待。我又有着充分的自由，可以隨意地看，隨意地聽，而且隨意地和一個機工在審裏埋了兩個多鐘頭，就在這審裏一個多月前，曾發生過一次爆炸，死掉十五個人。因此會有人勸阻我下審，但我終於冒險地下去了。我這樣做，並沒有別

的用意，連找小說材料的心思也沒有。說句實話，我只是在體驗生活，嘗嘗生活底各種味道。所以直到兩年以後，我纔利用這題材寫了小說。

從溫暖的南方，我馬上又去到寒冷的北國，這是一九三三年年底的事。在那裏在友情底撫慰裏，我完成了我底第四短篇集將軍。並且開始寫了我底沉默集中的所謂「歷史小說」，用「王文慧」這個筆名，陸續發表在文學上面。

同時我還寫完了電。這小說是在一個極其安舒的環境裏面寫下來的。一個朋友讓我住在他寄寓的花園裏面，過了三個星期清閒生活，使我從容地完成了這「愛情的三部曲」底最後一部。我應該感謝他。

在北平住厭了回來，我編好第五個短篇集沉默和雜文集生之懺悔，寫了我底第六短篇集沉落，就動身到日本去了。那里的生活，使我寫成了散文集點滴和神鬼人，這是我底第七個短篇集。

這就是我底寫作生活底大概了。

這種生活完全不是愉快的。我時常說我底作品裏面混合了我底血和淚，這並不是一句誑話。我不是一個藝術家，我只是把寫作當做我底生活底一部份。我在

寫作中所走的路徑，和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徑是相同的。我底生活裏充滿了種種的矛盾，我底作品裏也是的。愛與憎底衝突，思想和行爲底衝突，理智和感情的衝突……這些織成了一個網，掩盡了我底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底生活是一個苦痛的掙扎，我底作品也是的。我底每篇小說，都是我底追求光明的呼號。光明，這就是我許多年來在暗夜裏所呼叫的目標，牠帶來一幅美麗的圖畫在前面引誘我。同時慘痛的受苦的圖畫，像一根鞭子那樣在後面鞭打我。在任何時候，我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條路。

在靈魂底呼號裏面，我曾經寫了如下的訴苦的話：

「在一年半的短促的時間裏，我寫了十部長短篇小說，我這樣不吝惜我底精力和健康，我甚至慷慨地捨棄我日後幾年的生活來換這八十多萬字。我每寫完一部書，總要撫摩自己底膀子，我明知知道這部書又吞食了我底一些血和淚，我明知道牠會使更進一步逼近墳墓，但我也沒有挽救的辦法，固然我像一個大量的人的樣子忍受了這一切，但我也不能沒有一點悲感。我默默地望着面前的寫就的稿紙，不覺想起過去和現有一些像我這樣的年青人，怎樣過着充實的生活的事情，

我底眼睛就有些淘溼了。但我沒有哭，我卻把眼睛掉開去看別的東西，直到我底眼睛乾了，我纔以另一種心情來重讀我底稿子。……

「我底生活是很可憐的。我和一般人一樣是需要着休息，需要着活動的。在這樣青的年紀，就把自己關閉在書齋裏，把頭永遠埋在書桌上。讓紙筆做了自己底長久的伴侶。這完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知道有若干次在不眠的夜裏，我睜起疲倦的眼睛，用了最後的努力在紙上工作着，在我底周圍是一個睡眠的世界，那時候我真羨慕那些能夠寬心地閉着眼睛躺在牀上的人呵！我常常自問難道我底生命就應該這樣地被零碎摧殘嗎？……」

然而我並不會有過一個時候失掉了我我信仰，所以我永遠像一個強硬漢子似地忍受了這一切，我沒有發出過一聲痛苦的呼號。雖然我的小說裏有時候竟因此含了深的憂鬱性，但這憂鬱性也並不會掩蔽了那一線光明。我底對於人類的愛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 and 一切掙扎。……我個人底痛苦，那是不要緊的。當整個人類底黎明的未來，在我前面閃耀的時候，我底個人的痛苦算得什麼？

我是不會屈服的。我是不會絕望的。我底作品無論筆調怎樣不同，而那貫串

全篇的基本思想卻是一致的。自從我知道執筆以來，我就沒有停止過對我底敵人的攻擊，我底敵人是什麼？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的進化，和人性發展的爲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努力，牠們都是我底最大的敵人。我永遠忠實地守着我底營壘，並沒有作過片刻的妥協。

也許將來有一個時期，我底這管筆會停止了活動，但這決不如某一些人所說，是因爲我已經沒有力量繼續寫下來了。固然人說生命是短促的，藝術是長久的。但我卻始終相信着還有一個比藝術更長久的東西。那個東西迷住了我。爲了牠，我甘願捨棄藝術，捨棄文學生活，而沒有一點留戀。這一點我相信我底真實的讀者是一定能夠了解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改作

• 選自巴金短篇小說集 •

老 年

日子過得很快，我們所喜歡的星期日又到了。早晨跟了母親在禮拜堂做了彌

撒。

這一天天氣真好，鳥兒在樹上歌唱，陽光照在一片綠油油的田上，自由的空氣包圍着我，我很快活。我想唱歌，我想跳躍，我想叫喚。

『媽，這幾天河水漲了，正好釣魚，午後我想一個人出去，到大石橋邊去釣魚，好嗎？』午飯的時候我對母親這樣說。

『好的。』母親和藹地望着我，『只是你要答應我早點回來，明天的作文你還沒有作呢！』

『自然。』我這樣答應了。我心裏說不出的高興，剛剛喫過午飯，一刻也不能忍耐似地就拿釣魚器具出去了。

我們住在那古堡底下，算是在一個斜坡上，路是石子鋪的，不十分寬，還轉了兩個彎；走下去，是一條馬路。穿過馬路向右邊走，有一個廣場，再轉一個彎，就看見了那美麗的河。

我一邊唱，一邊走，遇見一個同學，便和他握手，或是遇見先生或幾個熟識的商店店員，便和他們招呼行禮。

「彼得，你去釣魚嗎？祝你有好運氣。」那個金頭髮蘋果臉的正街格爾書店裏的大姑娘笑嘻嘻地對我說，我在河邊新橋遇見了她。

「日安，曼麗姑娘。」我笑着回答。「謝謝你，我是到大石橋畔去釣魚的。」

「好，釣魚得多時，可以送我一尾嗎？」她戲謔地說。

「可以的，只要我底運氣好。」

「再會罷！」她笑着點個頭便向前走了。

我回答了一聲。我站住身子，掉過頭看了她一眼。她底粉紅色的衫子被陽光照着，顯出了奇幻的顏色，與她底散步開垂下的金色捲髮配起來，更是美巧得很。「這女子倒不錯，很可愛的，不知誰個有福。」我心裏這樣想。

她已經走上了橋，向對岸走去了。我便繼續走我底路，起初還有點在想曼麗姑娘，但過了幾分鐘，我又把她忘在腦後了。

我很快活地走着，時時把頭向四面張望，覺得周圍一切都是可愛的，世界真是美艷得很。我很快活，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

我走進了那稀落的小樹林，披開兩旁的草，踏着軟軟的土地。路愈過愈低下

去了。鳥在樹上唱得真好聽，我也和着牠們底歌聲唱起來，走不多幾時，樹木漸漸少起來了。在我底前面躺着一片傾斜的草地，那一道高高的堅固的大石橋顯現在我底眼前，三個大的橋洞露在水上，好似三隻大眼。我慢慢走過去，走到橋洞下面，看見那紅的跡印，記着某年某月河水曾泛濫過了橋洞，有若干高度。這我不去管牠。我進了橋洞，立在那里叫了幾聲，回聲非常次，非常有趣。我又走出來擇了一個乾淨的地方，放下了釣魚器具，便把身子躺了下去，伸伸四肢，覺得十分舒服。我直視着天空，天空真是一碧無際，略有幾片白雲在飛舞，我底眼光跟着這幾片雲跑。這雲真是變化無窮，幻成了許多形狀，我似乎進了童話裏的國土。

有時候還可以聽見人在橋上說話，男的女的都有。過了很久，又有一隻船從橋洞那邊駛過來，那老年的漁人是我認識的，我照例和他交換了一個『日安。』隨便說一兩句話，他就去遠了。

過了一些時候，我躺得沒趣味了，便站起來，整齊好釣竿，放上餌，然後坐到河邊去，就在橋洞旁邊。

對岸有兩三株柳樹，樹枝往下垂，柳葉差不多拂着水面。樹身上鎖着一隻小船，船上沒有人。水不停地向前流，緩緩地，永久連續地，同時發出有節奏的聲音。水面上散滿了無數的明珠，在陽光之下跳盪。我安安靜靜坐在這優美的境地中釣魚，我希望能夠釣着許多尾大魚拿去送給曼麗姑娘。我差不多屏息呼吸地注視着水面。

線似乎動了一下，水面起了幾個泡，我連忙揚起竿，沒有捉到魚，但餌卻沒有了。原來我當初沒有把牠穿好。我另外把餌穿上鉤，又把線放下去靜靜地望着水面。

過了一些時候，水面上連起了幾個泡，線動了幾下，我歡喜地揚起釣竿，果然一尾小魚掛在鉤上亂動，我收了線，把牠取下來放在籃子裏，然後又穿上餌，再把鉤拋下水去。

就這樣子地過了好一些時候，我已經釣到了好幾尾的魚，可惜沒有一尾大的。我專心注視着水面，並不注意周圍的一切。

忽然間一個灰白色的東西從後面飛來，落到水裏。『洞』的一聲便沈下去

了。水面上起了一個大圓圈，漸漸擴大，最後擴大到沒有了，水面又回復到從前的狀態。等到我回頭看時，一個孩子底背影兒在後面的坡上爬，向橋上爬去。

『誰呀？』我裝出發怒的聲音問。

沒有答話，可是背影兒像是阿伯爾。我便叫道：『我知道，是阿伯爾，我已經看見你了。』然後我又掉過頭來釣魚。

『哈哈！』有誰在我右邊笑起來。奇怪，我掉過頭看，原來是賴威格先生，我們底歷史教員。他站在我底旁邊。

『賴威格先生，日安！』我說着正要站起來，他連忙接着我底肩頭說：『就這樣坐着好了，不要起來。』

他俯下身子，微笑地揭開我底籃子，很和藹地說：『你底本領真不差，已經釣了不少的魚了。』他用手把籃裏的魚撥弄了一下。『送給我好嗎？』

『先生，你要的話，一兩尾是可以的。』我直爽地說，並不加思索。『可是不能多送，因為我答應送給曼麗姑娘了。』

『我說着玩的。』先生微笑地說：又站直了。『我在你這年紀時，也是這樣。』

……送給姑娘們。是的，少年人通統是一樣的，沒有分別。……我看你們真快樂，我從前也有過這樣的生活。可是現在我們底時代已經過去了，完了。現在你們底時代了。」

賴威格先生據說是在我們底學校裏當過了十年以上的教師，也許他最初來這學校當教師的時候我還沒有出世，可是現在他還教我們這一班的歷史和其他兩種的課程。他現在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了。他住家就在新橋畔，家裏有一個管家老太婆。他有一個姪女嫁在北方，一年裏也許在暑假時候來看他一次。他沒有什麼嗜好，可是他底好學是很出名的。他家裏有不少的書籍。他一天除了到學校裏教書外，就躲在家裏讀書，在那一大堆古書中討生活。很少看見他到外面來玩。像今天這樣子的事是不常有的。

他撫摸着額下的灰白的鬍鬚，似乎有點感傷的樣子，但仍保持着他底微笑。『先生，很少看見你出來玩，聽說你是在家裏用功。可佩服呵！』我親切地對他說：『我們是素來佩服敬愛賴威格先生的。』不過，年紀這樣大了，正可以休息休息哩！像我們年輕的孩子，總是把用功當作一件很難的事情，不知怎樣才能

夠學到先生底這樣子！」我露出了讚嘆的樣子。

先生不說什麼。他從懷裏摸出一方手巾，鋪在地上，然後坐下去，默默地望着水，過了一會兒，他才開口說：「不要學我，我已經沒有用了。你看我頭也禿了，體力也衰弱了，我只能夠拿書本來鏽磨我底生命。……你說你們把用功當作一件難事。你們雖然不願，可是因為先生強迫着你們用功，你們也只得忍着苦痛去做。……我和你們一樣，我也是被強迫來用功的。」

我不懂得似地望着先生底瘦弱的臉，飄蓬的稀落的灰白髮和光禿的頭頂。先生繼續說下去。「你不懂得嗎？是的，我有一個先生，這便是我老底年。人一到老年，固然他底閱歷加多，可是他底世界反而縮小了。他似乎生活在一個狹的囚籠裏，這囚籠一半是他底閱歷，一半是他底精力體力的衰弱造成的。……老年人有老年的世界，這與你們少年人，甚至與壯年人底都不同。人到了這時候，似乎一切勇氣一切生趣都沒有了，只有去等死。別的人（少年人和壯年人）似乎也知道他是快要死的人，沒有用的人，所以都離棄了他，讓他一個人孤另另的去死。我也是這樣，這十多年孤另另的，沒有一個人來幫助我，孤另另的，在思想

上，在生活上都是孤另另的，然而同時卻有一個幸福的少年人底世界顯現在我底眼前，過去的青春的回憶給我喚起了許多熱望，可是我底精力體力都竭盡了，而自己又被囚在這狹的籠裏待死。你想，懷着那許多青春的熱望的人，怎麼能夠長期安靜地去待死。所以我便決意拿書本來銷磨我底生命，整日埋頭在古書堆中，以便忘卻周圍的一切，使我不知道我還生活在這世界中，不知道還有種種人間的活動存在着。我整日整夜地讀那些古籍，讀希臘人羅馬人等等底著作，以及關於他們的記載。可是這也沒有多大效力，因為便在那些書本裏，便在那些陳死人底著作裏，我也看出他們從前追求充實的那一段事實，便是這些書本也不能壓住我胸中的熱望。這些熱望還是照常磨難着我底精神。然而我也沒有別的法子了。我底那個唯一的辦法也並不是完全有用的，你看現在我底頭髮落得更多了，臉也瘦得更多了，記憶力也漸漸衰弱，大概不久就會免掉這苦痛了。」

先生停了說話，在沈思。我這時候看着先生底臉，覺得先生果然瘦得多了，又想起近一晌來先生在課堂上果然常常做着表示記憶力衰弱的事。這時候我聽見先生在說起死，心裏很覺得悽然，雖然不能完全了解先生底意思。想到像先生這

樣的好人就會不存在的事，覺得心裏非常難受，好像先生馬上就要死去似的，很失悔平日不用功聽先生底講說，於是回憶到先生在課堂上的種種情形，忍不住竟流下淚來，放下釣竿，雙手緊握着先生底手，差不多要哭出聲來了。

我底眼淚一定是落在先生底手上了，所以先生和藹地安慰我說：『孩子，不要哭，……我還不會死的。……我明白了，爲了你們，我還應該活着。』先生底聲音抖得很厲害，像是受了大的感動。我覺得一隻柔和的手在撫摩我底頭髮。

『我要是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孩子呵！……』先生嘆息地說：然後扶起我底頭，抵了我底眼淚，裝出笑容說：『我們還是來釣魚罷，恐怕餌已經被魚啣走了。』

先生舉起釣竿，餌還在鉤上，於是又放下去，我在旁邊看着先生釣。先生故意做出種種的樣子引我發笑，我笑了。

『我要是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孩子呵！』過了一會兒，先生又嘆息說：

『先生，你不是從來不會有過孩子嗎？』我親切地問：

『有是有過一個的。不過在他十九歲的那一年跑了，因爲我不許他和一個他

所戀愛的咖啡店侍女訂婚。他們兩個人一道跑了，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從此便不會得着他們一點信息。不知道他是否還活在世上。我早把他當作死了一樣地忘卻了。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現在想起來很令人懊悔。其實這是我底錯。……可是如今明白，也已經太遲了。……」先生又顯出悲傷的樣子。

「先生，不說那些事了，我們還是好好的釣魚罷。你看你還不會釣到一尾魚哩！」我這樣地說：

「好，說得不錯，還是釣幾尾大魚送給你底那位曼麗姑娘大喫一頓。」先生說着，我們都笑了。

傍晚時分，夕陽送着我們兩人回去，我拿着釣竿，先生提着籃子，籃裏有滿籃的魚，說是要給曼麗姑娘送去。

神

一個人寫給朋友的信

朋友：

我已經到了神戶了。我應該感謝你：要不是一星期前你把去什麼地方休息的話向我提起，要不是你把這個叫做長谷川的朋友介紹給我，那麼我決不會找到這麼一個安靜的地方做我的寄寓的。在這裏我過得很舒適。我的生活就像一片風平浪靜時的湖面，真是看不出有一點波動。不過却有一點寂寞。這寂寞有時像是很淡，有時又是很深，有時候我能夠忘掉一切地享受目前的這一刻閉適的光陰，有時候却又無聊得沒法排遣。想到我們在東京寄宿舍裏的那些熱烈的論辯，有時三五個人快活地差不多談到天明，那些時候我的心裏就像起了狂濤巨浪。但如今我却覺得那彷彿只是一場大夢似的。是呢，昨晚在夢中我還和你們熱烈地討論着那些激動着我們的青年的心的社會問題呢！

今天是到這裏後的第二天，我給你寫這封信，因為現在又是寂寞得沒有辦法的時候了，這寂寞在我心裏就像爆裂彈似地橫在那裏，倘不把牠馬上搬走，我怕牠會突然地炸裂的。呵！你們那裏想必仍是那波浪掀天的海洋，我這裏却如一溝死水呢！所以我一遇到寂寞的時候，不管是早晨，白天，晚上，我就馬上拿起筆給你，給你們寫一些話。放下又寫，寫了又放下，像這樣寫下去，也許會寫到幾

天，幾十天也未可知。

一切正如你所想像，過了一個晚上，火車按時到站了。我提了那簡單的行李走出車站，毫不麻煩地雇了一輛汽車，一直把我送到長谷川君的寓所來。

長谷川君的寓所是在一個山坡上，汽車不能駛上去，車夫給我指示了方向，就讓我獨自提了皮箱走上山去。雖說是山，其實這不過是一個低的斜坡，上去並不費力，我按着番地尋去，居然毫不費力就尋到了。就是山脚下望得見的那所很精緻的小屋。籬笆門上釘着寫了長谷川君的姓名的木牌。

長谷川君是一個公司職員，辦的是筆墨上的事，每個月收入不會超過一百元：你是這樣告訴我的，據我看來也是如此。但是他的生活情形却比我們那裏鄉下的財主的好得多了。這所精緻的小屋便是他自己的屋子。

在這山坡上，走過二三十級水門汀築的路，便到了長谷川君的寓所前面。兩扇籬笆門半掩着，我放下皮箱輕輕地把門推了一下，門上的鈴子便像玩具似地響起來。屋裏起了脚步声，一個女孩的清脆的聲音問着是誰，接着就有人拖了木屐

跑出來。是一個六七歲光景的女孩，穿着一身藍絨線編織的洋服。我正要向她問話，但馬上就看見在她身後出現了一個穿着和服的光頭的青年男子我想一定是長谷川君了，便打個招呼報告了自己的姓名。

『早接到某君的信了，正掛念着什麼時候來呢！湊巧是星期日，所以在家裏。真是失迎了，對不起，請進來坐。』他的瘦長的臉上露了快活的顏色誠意地說了。『還有行李呢，』他說着便出來拿了 my 的皮箱，讓我走在前面，他跟着，進了玄關，他放下皮箱，請我在廊下把皮鞋脫了。然後我們經過一條廊子進了那六鋪席寬的客室。

進了客室，長谷川君拿了兩個座蒲團過來，對面放着，說聲請坐，却對着我叩頭起來，行了禮我們便盤起腳坐下了。剛說了兩句應酬話，先前跑開了的 girls 這時候却跑來躲在通內屋的紙障子後面，偷偷地和另一個穿着紅洋服的三四歲光景的小女孩說笑，給父親看見也被叫出來叩了頭。那個的小女孩却害羞地笑着跑開了。接着長谷川君的夫人也出來叩了頭，同時剛從她手裏放下來的幾個月左右的嬰孩就在內屋裏放聲哭了起來。

這樣我便和長谷川君的全家認識了。這進行是很順利的，很快地我就和他們相熟了，開始做了他們家庭中的一員。

就在我初到的那天長谷川君和他的夫人略略商量了一下，便把我引進了客室旁邊的一間四鋪半席的小屋，這是一間頗精緻的書房，有玻璃書櫥，有寫字台，有籐椅。

『這也算牠做書房呢！從前晚上也常常在這裏用過功的。現在因為腦子不好，已經有幾個月不讀書了！』說着他便把寫字台旁邊的白布窗帷拉開，露出了半掩着的兩扇西式窗戶，開了窗，正和在客室裏推開了正面的屏門一樣，山下的景物分明地豁然映入眼簾來。紅色和灰色的平房屋頂模型似地，稀疏地，一排一排地擺在那裏，這中間夾雜了一些長春的綠樹和紅葉樹，另外還有高聳的電桿。在房屋與房屋之間還隔了路，隔了大街，大街上安閉似地斷續地往來着自動車和電車。再過去還有山，還有海，甚至還看得見輪船在海的碧波上慢慢地走動，

當第一天我站在大開着的客室的屏門前，通過了庭前小園地望着山下的奇麗的景物時，也會被這新奇的眼界迷惑住了。我想到以後我每天每天都能夠隨意地

看這些景物，這時快樂就抑制不住地從心裏升了起來。在書房裏往山下看時也有這感覺。

『你若不嫌棄這屋子，就給你做睡房怎樣？』長谷川君趁着我望山下的時候，這樣謙遜地說了。看他的樣子似乎還委屈了我，而其實我却是非常願意地把他這提議接受了。

這精緻的小書房便做了我的屋子。雖然是寂寞冷靜，但比起那寄宿舍來，這屋子究竟是舒適多了。長谷川君馬上把角落裏放着的神櫥搬了出去，移置在客室裏放菊花盆景等等東西的「床間」上。再把書房略略收拾一下，晚上長谷川夫人抱了被褥進來，攤開在地上，布置得很妥貼的，他們夫婦就說了『請安息』一類的話，讓我獨自睡了。

關了門，滅了燈，一個人躺在被窩裏，想到這一天的新奇經歷覺得有趣，同時長谷川君的和藹的長臉就不覺地浮現在我的腦裏了，這張臉無論從各方面看來都像是我們那裏的人的臉，而且是一個忠厚老實人的臉。

正在這時候，黑暗中從客室裏傳來了長谷川君的唸經的聲音，是「南無妙法

蓮華經」一類的聲音。從這裏通到客室的廊前的兩屏已經早拉出來關上了，客室的燈光不會透過兩屏到我這裏來，但聲音聽來却是很清楚的。

這事情並不使我感到什麼驚訝，因為先時已經驚訝過了。這天吃晚飯的時候，長谷川君表現了他的驚人的飯量。同時他微笑地給我解釋說：「你看我像個飯桶罷。其實本來也不是這麼能吃的，只因半個月前絕食了三天，以後食量就大增加起來。」

「絕食，爲着什麼？」他的解釋反把我弄得糊塗了，我感到興趣，便問道：我還以為他是參加了什麼勞資的爭議，或什麼樣的同盟絕食。

「這是宗教上的絕食呢，一共三次，每次三天，如今算是完成了。」他得意似地說着，臉上仍保留着他那和善的微笑，但這樣一來却把事情弄得很平常了。不過也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只是唯唯地點點頭。心裏有點驚訝和失望，我記得彷彿你對我說過長谷川君有着自由思想的話，那麼你錯了。

「從今年四月來，就是我那第二個孩子剛出世後不久，我開始信奉了『法華經』的宗派，念着法華經，陸續地舉行了三次的絕食，因為几心很重，到現在

纔把預許下的三次絕食完成了呢！」他雖然還是謙遜地說着，但從他的和藹的面顏上，我看出了勝利似的喜悅。

他伸手摸摸前額又接着說：「起初腦子痛得厲害，現在慢慢地好起來了。說是法華經的力量呢！」我這時候注意地看他的臉，這的確是一個虔誠的宗教者的臉。我除了默默地點頭外不能說什麼話了。這些時候帶着和順的面顏跪在旁邊給我們盛飯菜的他的夫人也感激着神恩似地虔誠地微笑起來。

這是傍晚的事，如今在被窩裏却很明顯地想起來了。對於這樣虔誠地信奉着宗教的事我却感到一點滑稽的心情，這似乎是很失禮的，但我確實也想過一番。這其間女人的聲音開始響起來了。這不用說是太太也在唸經。於是這位被家事折磨到未老先衰的女人的和順的面顏又在我的眼前盪漾了。無意間想起了我們在一起讀過的志賀直哉的叫做到網走去的短篇小說。雖然這位太太的境遇比那小說的女主人好了一點，但終於是落在舊式的日本女人的命運裏呢。正如我們在中國常說的，日本女人的生活裏的重負，單從她們背上負着的包袱似的帶子就可以看出來。

第二天早晨我在被窩裏睜開眼睛，屋子裏還不很明亮。時候大概還很早，但長谷川君的唸經的聲音就已經在客室裏響起來了。除了「南無妙法蓮華經」一類的話以外，還唸起「如來修練品」的經文。我再也睡不着，要起來又覺得太早，在被窩裏覺得無聊，就靜靜地傾聽着那唸經的聲音，拿這來作消遣。這時四周非常靜寂，那唯一的聲音聽起來，很嚴肅，彷彿長谷川君將他的一切都放在聲音裏面唸出來了。我只顧細細地玩味着，起初覺得那是虔誠莊嚴的祈禱，但漸漸就開始明白那是什麼悲苦一類的伸訴，呻吟了。

這發現在我是很平常的，但在長谷川君自己恐怕却不能夠意識出來罷。唸經的聲音是那麼單調，聽得我不覺又沉沉地睡去了。等着我再醒過來時，唸經的聲音依舊是那麼單調地響着，好像這中間並沒有什麼變動或進行。但陽光已經透過那一段不會被窗帷遮掩住的玻璃窗射進來了。於是廊上起了脚步声，接着長谷川夫人來把雨屏一扇一扇地裝進屏箱裏去；這是從聲音裏分辨出來的。等我穿好那位太太昨晚給我預備好的和服出去洗臉時，廊上正攤開着一片金黃色的陽光，幾

盆盛開的菊花在那裏沈醉似地給曉風微微吹動了。

而將這景象視若無睹的長谷川君還跪在神櫛前面閉了眼睛地唸經。這事情一直繼續到吃早飯的時候。那位太太却背負了嬰兒一逕在廚房裏做着事情。我們吃完早飯，在等着喝茶之間，她却用那剩下的醬湯匆忙地喫了飯，連忙來給嬰兒餵奶。

『晚上早上都唸經，吵鬧着你不能好睡罷，』在另一天的早飯後長谷川君拿起壺給我斟了茶，忽然抱歉似地帶笑說了這樣的話。

『哪裏的話？我睡得很好呢！』我笑着回答，其實妨害安睡的話漸漸也覺得是有點真實的了。但我在這裏已經過分地承主人厚待了，還能夠再進一步要求什麼嗎？何況那又是宗教上的事情。所以我不但不說真話，反而加上了一句：『難得你這樣誠心！』雖然自己也覺得這話有些勉強。

『哪裏說得上誠心？這不過是開始呢！已經得了不少的好處了，別人是這麼說，自己也相信着。只是就心自己凡心太重，站不住脚跟，所以很想磨練呢！』

他又謙遜地笑了，這微笑裏含了一點受過人誇獎以後的得意，但我在旁邊冷眼看來，却又隱約露了一點苦痛的表情。

我本想用話來試探他，但一時却找不到適當的話，便只得含糊地答應着，一面端起茶來喝，覺得茶裏面白糖放得太多了。

『味道真好，好極了！』他滿足似地喝完了一杯茶，又斟滿了第二杯，同時拿了壺過來給我斟。把壺放回燒着練炭的火爐上以後便這樣稱讚地說。

『是 Lipton 茶嗎？』我無意地問道。

『不，Lipton 茶算是費了，這是二井洋行的呢！味道也不壞，可是我們常喝牠，把錢全讓資本家賺去了，却有些不甘心。』這樣說着，臉上依舊露着笑容，好像這話是不經意說出來的。但在我却有點兒吃驚了。顯然是他從前常有這類的思想，這樣的話他一定常常說過，所以雖和他現在的信仰不相稱，但也無意地從口裏露了出來，甚至連他自己也不覺得。

『三井，三菱，都是日本的財閥呢！還有住友等等，』長谷川君喝完了第二杯茶，又這麼地加了一句。笑容始終留在他的臉上，但我却彷彿從這笑容裏看到

了苦澀。我也不再說什麼話，我想我是更了解他了。他吃過早飯匆忙地換了洋服到辦事的地方去。

這天晚上我回到書房裏，寂寞地在那狹小的屋子裏走了兩轉，又聽見長谷川君在客室裏唸經的聲音。我帶了一種偵察似的心情站在那玻璃書櫥前面看裏面的山似地堆着的書籍。這人讀過的書本真不算少呢。託爾斯太，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雨果，左拉，歌德，高爾基諸人的作品全都有！種種的洋文學名著，以及日本文壇上有聲望的文學家的集子都顯明地擺在那裏；此外還有一點文學史，文學概論，文藝批評方面的書籍。其他社會思想方面的著作的譯本和日文的原著也有不少，都雜亂地堆在最下的一層，在這裏面我看見了蒲魯東，綱文，巴枯甯，斯丁納，拉薩爾以及日本的大杉榮，河上肇，米田莊太郎諸人的名字。我不能夠再往下看去了。這些書本似乎都帶了嘲笑地望着我。我真正有點糊塗起來，我禁不住要問那個熟讀了這許多書的人和這時在客室裏虔誠地唸經的長谷川君怎麼能夠就是一個人呢？我找不着回答，隨便取了一本書來翻看，那是左拉的小說

巴黎，書後便寫着『大正某年某月讀畢，很受了感動』的話，大概是在大學生時代寫下的罷。我手裏拿着這書，不僅覺得寂寞而且有點感到悲哀了。

唸完經後長谷川君端了茶盤進我的屋子來，將茶壺放在火鉢那鐵架上，燜着，然後在火鉢旁邊坐下來，帶了抱歉的樣子閒談似地說：『方才吵着你了！這裏白天是孩子鬧，晚上我又唸經，真正對不起。現在又在用功麼？真是好學的人呢！』

我這時候正在給你寫這信，就放下筆來，應酬般地回答道：『那裏的話？你太客氣了，因為有些寂寞，所以拿了寫信的事作消遣！』

『那麼請過來坐坐，烤烤火。』他另外放了一個座蒲團在火鉢旁邊，指給我。我便去在那上面坐了。

『天天這樣地唸經，這事情你會覺得可笑罷。信了這宗教還是不久的事，以前我還是一個無神論者呢！哈哈！』他帶笑地說了。

我唯唯地應着。

『你或者以為這是迷信之類罷，其實這並不是，我得益了不少的益處呢！關

於神通力的話是一定可靠的。這神通力可以知道過去和未來。譬如你還沒有來這裏以前，我說夢見過你了，樣子和現在的你完全一樣，這是神告訴我的呢！」他莊重地解說着，但這時候茶壺裏的水在火上叫出聲了，把壺蓋推着向上面跳動。他便閉了口把茶壺拿來斟了茶，慢慢地把茶杯端到嘴邊喝着。

這些時候我只是唯唯地答應着，但我却一直暗暗地觀察他的臉色，不知怎樣我總覺得在那莊重和藹的表情裏面隱藏得有慚愧和悲哀。「以前還是一個無神論者呢！」這一句話很有意義地在我的耳邊響着。那麼正和左拉的巴黎的教士相反，他是從無神的面前，而且虔誠地跪下來了。

「這事情怎麼是可能的呢？」我端起茶杯喝着那糖水一般的紅茶時心裏不禁這樣地想了。記得我和你分別時會說過想掘發人性的話，那麼我不妨先從這長谷川君動手罷。我總得想個法子把這人的心挖出來看一看。

『這麼多的書呢！』我故意指着書架對他說。

他略略一看，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馬上就把臉掉開了，低低地回答道：「說來慚愧，這些書大部分都會讀過，但如今完全忘掉了。讀書原也是苦事。」他

歇了歇，像在同憶什麼不愉快的事情似的，但過後又突然用了堅決的聲音說：『神告訴我不必再讀書了，說是有神通力以後不讀書也可以著書呢！』在這一剎那間他確實是相信他自己的話，這是從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來的。

他似乎覺察出來我並不相信他的話，或者他甚至以為我還是把那當作迷信看待，他便不再說那一類的話了。在我們兩人中間經過了一些沉默的時候。大概因為覺得寂寞難堪，他便找出話來說了。

『對你這生活很是羨慕呢！自己被這家庭累着了。近來經濟方面又很是困窘。因為前些時候爲了宗教上的事情花去了二百多元！但是想買一個像樣的神櫥的願望到現在也還不能夠實現呢！』

說是受窘，說是抱歉，也不恰當，我這時候真正把握不住他臉上的表情了。但我依舊唯唯地應着。

『我的女先生有一個神櫥很不壞，價值在百元以上，總是惦记着什麼時候我也得買一個那樣的神櫥呢。這位女先生，就是說困了他，我纔信了這宗教的！她不過是小學畢業的程度，但她運用着神通力便能知道過去和未來。這真是不可

思議的事。」

「呵，呵，」我也詫異地響應了，但我所詫異的是另一件事情。

最後茶喝光了，話也說得夠了，他便站起來說：「又把你攪擾了。請休息罷！」深深地俯下頭行了禮。然後端着茶盤出去了。這之後不久，他的聲音又在客室裏響起來。聲音是那麽響亮，起初唸着「南無妙法蓮華經，」後來就敲起木魚唸起「如來修練品」的經文來。

我繼續着給你寫信，但這其間那唸經的聲音漸漸地變得可怕了。不再是清楚的一個一個的字音，却只是含糊的，舌頭旋轉的聲音，這聲音愈過愈響得厲害，就像有人在嘔吐，嘔吐之後又是喘息，因為那聲音變為急促的了。中間還夾雜着幾聲咳嗽，這咳嗽却是真實的。我疑惑也許長谷川君受了什麼急病的襲擊罷。正在吃驚着；我便拉起窗帷，推開窗戶伸了頭往外面看。那廊前的雨屏關得緊緊的，我看不見客室的景象。但我却隱約地聽見長谷川夫人的低低唸經的聲音。於是一切都變成明白的了。這時候對於爲了取悅於神不惜做出這種苦痛的聲音來的長

谷川君，（他自己是這樣想着的罷，我却以為他是用了最大的努力在和那狂濤似的凡心苦苦地激鬪呢！）我深深地感到憐憫了。

臨睡的時候我的被褥恰恰攤在那玻璃書櫥的旁邊，我側了身子躺着，臉向裏面，正對着書櫥的最下的一格。我滅了電燈。火鉢裏的練炭帶了煤臭正在上勁地燃着，射出了強烈的紅光，我借着這光亮彷彿也可以看見那一本斜立着的巴枯甯的神與國家了。在牠的右邊直伸站着過潤翻譯的斯丁納的自我經，是嶄新的一本。斯丁納身邊很巧合地靠着那被稱為狂人的尼采。挨着尼采却是活人柏克曼的獄中記。這些也許是先前早看清楚了，這時才分明地出現在眼前來的，也說不定。

巴枯甯說：『若真有神，我們也要把他打倒；』斯丁納說：『神便是鬼；』尼采說：『神死了；』而柏克曼在十二歲時便做了神是不存在的這篇文章。固然，若在中世紀這些人就會身受炮烙或凌遲之刑，但在如今這些都似乎是陳舊的話了！而熟讀了這一切的長谷川君却依舊想從神那裏求得神通力的事實將怎樣來解釋呢？我為這從無神到神的問題以苦惱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長谷川君依舊匆忙地去公司辦事，因為他把早晨最好的光陰全都獻給神了。

我在家裏和芳姑兒玩了一些時候，芳姑兒就是長谷川君的五歲多的女孩，我初到的那天最先看見的，現在她和我已經很熟習了。還有一個三歲多的喜姑兒，就是那個穿紅色洋服的小姑娘，她也喜歡和我接近。喜姑兒的眼珠子真黑得可愛，臉也是那麼圓，是個完全不懂事的小女孩，她有她自己的世界。芳姑兒却是個長得很秀麗的姑娘，而且是驚人地顯得早熟了。在體格上，舉動上都像是七歲的孩子，已經很懂事了，除了遇着不如意事就伏在蓆子上嗚嗚的暗泣外，別的方面都很能夠給母親幫忙。有時候也會背負了小弟弟出去散步，使得母親可以從容地料理家中的事情。這一點也算是這位母親比較到網走去裏的主人公強的地方罷。否則，要是這女孩再隨意地糾纏着母親，那麼這個身兼着下女，奶姆，主婦，母親，妻子幾個職務的女人不知道更會被折磨到怎樣的地步呢？但現在她已經是未老先衰的樣子了。所以每次看見她辛苦地給我收拾房子的時候，我心裏總感到過

分的不安。

和芳姑兒們出去到海邊散步，或者到山裏去摘紅果，或者給她們推動鞦韆，或者和她們一起捉迷藏，這也是有趣的事。但我却注意到玩狗一種遊戲，做畢了一件事情後，她們常常跪下去合着手高聲唸着「南無妙法蓮華經」，完全學着父母的模樣。自然牠們是把這也當作一種遊戲，然而遊戲和認真這中間並不是就隔着一個不可跨越的距離。像這樣遊戲地做下去，要是將來沒有人能夠使她們相信巴枯甯的話，斯丁納的話，尼采的話，柏克曼的話，那麼她們一定會成爲比那父親還更虔誠的拜物教徒罷。不要說女子沒有力量，使那父親信教的還是一個只在小學畢過業的女人呢。這時我又記起了長谷川君的一句話：「在我們這裏，宗教常常是家傳的。」這一想我就爲將來感到恐怖了。

下午天還沒有黑，長谷川君回來了，我在書房裏聽見芳姑兒快活地叫着「父親，歡迎，歡迎！」的聲音便知道。不久他差了芳姑兒來邀我到客室裏喝茶去。

我看見包東西用的舊報紙，記起了到這裏來還沒有讀過報紙的事，便向着長

谷川君討本日的報紙來看。

長谷川君的臉上現了一點受窘的樣子，然後笑着說：『先前原本是訂着朝日新聞的。可是好幾個月來就沒有看報了。我在公司裏也不看報。所以關於時事之類我一點也不知道。』

這答語真正使我吃驚了。一個在現代城市的公司裏辦着筆墨事情的人不看一份報，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個人不知道自己周圍每天所發生的重大的事情而生活着，這是多麼奇怪！何況又是熟讀過那許多書的長谷川君呢？我便裝出冷淡的樣子譏諷似地說道：『是在信仰了宗教以後的事罷。』

他一定猜到了我的心理，所以他便解釋似地說下去了：『說來也可笑，這不像是文明人的生活呢！但是看那些報紙，不過知道些戰爭，屠殺，災禍，慘痛；永遠是那些東西。我又不能夠做一點事情，只是袖手旁觀着，有什麼好處呢？所以就索性連報也不看了。不知道總比知道了袖手旁觀好一點。從此倒也免了好些煩惱。』說到最後我可以看見他的極力抑住的感傷或者悲憤的表情。但也還裝出笑容掙扎地加了一句：『我的凡心原是很多的呢。』

「呵！」我含糊地敷衍似地應着，而且略一思索之後，我就完全了解長谷川君的心情了。他的這一番話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而他所謂凡心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我覺得我是了解了，而且比他自己還更透徹地了解了。這一點彷彿是一個繩結，這一經解開，全盤繩索都可以理順了。他的信教好像是一個絕望的掙扎。他因為凡心多，沒法安靜地生活下去而信教，想拿宗教來消滅凡心，而結果恐怕只會得着一場空罷。他崇拜那個只在小學畢過業的女人，但他却忘了他和那女人不同，正因為他讀過太多的書了，那些書已經把那無數的消滅不盡的凡心植在他的胸膛裏了，他無論怎樣勇敢地掙扎也沒用，因為消滅凡心就是一個怯懦的企圖呵。想到這些，我又記起了他說過的『過去的日子裏在精神上很受着痛苦』的話，我就彷彿看見了他一生的悲劇，而且彷彿得到了他所說的神通力似地看到他最後的結局了。於是一陣憐憫的感情慢慢地從我的心底升了上來。

他不會知道這些時候在我的腦裏流動的思想。他只是出神地喝着茶，一面在想他自己的事情。在他的眼裏看來我也許只是一個毫不知道人情世故，沒有吃過一點苦楚的年青人罷。

烤在火鉢裏鐵架上的幾片麵包變黃了，長谷川夫人便把牠們拿了下來，全給塗上了牛油，分遞給我們吃。這其間他們夫婦也談了幾句話，於是長谷川君忽然掉過頭高興地對我說：『我對你說過的那位女先生過四五天就要回來了。你真有運氣。我要讓你見她。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呢！』

我唯唯應着。這時候我真心地發出微笑了。明白了這一切以後的我，看他比自己看來還要透徹。我甚至明白了他自己還不明白的事情，雖然他這時候自以為是已經找到了正確的路，而且能夠達到看透一切，明白一切的路。

芳姑兒同喜姑兒在角落裏因什麼事情爭吵着，喜姑兒受了委屈似地哭起來了。長谷川夫人抱了嬰兒過去安慰喜姑兒，帶了她進了內室。做父親的長谷川君便大聲將芳姑兒斥責了幾句，雖然也帶着和善的面容，但芳姑兒却一聲不響地也猝然把頭俯到蓆子上去，慢慢地嗚嗚哭着。

長谷川君吃夠了麵包，便站起來指着覆蓋在棉被下面的火爐對我說：『請過去暖暖足罷。』他自己就過去了，把腳伸進棉被裏面去。我也照樣做了，腳和腿都溫暖得使全個身子也感到疲倦了。我和他兩個打盹似地默默過了好一會兒。忽

然他大大地睜開了眼睛感嘆似地說：『你大概不會相信我的話罷。不知道怎樣纔能夠使你相信呢？但願那位女先生能夠早來。』原來他這些時候都在想神的事情。

我又一次默默地微笑了。

『你不知道她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她認識我不過一年，但她却知道我的過去的種種事情，那些事我並沒有對別人說過。譬如她在我這裏只對着神禱唸了幾遍「南無妙法蓮華經」，就可以看見我從前認識的那個女子，那女人因了種種的折磨據說是自盡死了。還有那一個死在監獄裏的我的好朋友，他也在這裏出現來對我說話。那人生前是個很激烈的無神論者呢！她都看見的。我還看不見，我信教的日子還淺。我現在只希望能夠早早地得到神通力……』這一次他說得更認真，但笑容沒有了，聲音帶了點苦澀，有點悲傷，大概對於過去的悲痛的回憶這時又苦苦惱他了，或者凡心又像波濤似地汹涌起來了罷。

我這時不能夠再唯唯應着，也不能夠默默地微笑了。我的手這時彷彿輕輕地觸到了他的心裏，我也爲深的同情所感動了。我知道關於那一個自殺的女子，一

定有着一個曲折的故事；關於那死在牢裏的無神論者也一定有一段悲壯的歷史。我如果仔細盤問，他一定會儘情地給我傾吐出來，但這有什麼用呢？那女子不就是一个生生地被人拆散的多情的戀人麼？那男子不就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拯同類的愚蠢的一個殉道者麼？這兩個人所留下的慘痛的回憶本可以產出一個偉大勇敢的人格來，而如今在長谷川君的身上却作了尋求神通力的鼓舞了。他求神通力，爲了要看見他們，不，不僅是這樣，他求神通力爲了不願意自己也得着他們的那樣的命運。崇高的鼓舞力反而產生了這懦怯的企圖。他是多麼不幸的人呵！他已經受夠苦楚了，這是一定的，然而他以後還得受更多的精神上的苦楚呢！我更堅決地斷定了。

這一次我們更長久地默默相對着，彼此都有些傷感了。但兩人的心情却是全然不同的。他於是閉上了眼睛，口裏默誦起什麼來。

在角落裏暗泣的芳姑兒早已止了淚，跑進廚房裏去幫着母親收拾什麼了，後來又拿了櫻花姑娘之類的圖書牽着喜姑兒的手出來，喜姑兒要我抱，芳姑兒要我到書房裏去給她講解圖書，我便趁這時候站起來，抱着身子不很輕的喜姑

兒，離開了在那裏坐禪似的長谷川君。

晚上洗過澡後回到書房裏，一個人坐在火鉢旁邊，又有點感到了寂寞。眼睛常常有意無意地去望那書櫥的最下一格。神與國家，自我經，最先進我的眼簾來。接着是尼采和柏克曼。尼采的好幾本著作都在這裏，但是他已經死了。柏克曼還是一個勇敢的活人，六年前我到過巴黎郊外 St. Cloud 的他的寓所，訪問他。他給我寫信時用的那柏林辦事處的信紙上就鮮明地印着「沒有神，沒有主人」的字樣。這個人已經過了六十歲了，他還常常說着「我們到死都是年青」的話，那麼他到死也會相信着神是不存在的罷。這是無疑的。那麼這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呵！這樣想着，那個身材短小而結實的，禿頭的柏克曼的堅定的風姿就在我的眼前出現了。十四年的監獄生活都不能夠改變他的信仰，却使他寫出叫遠在英國的老加本特也驚嘆讚揚的「人類心靈之記錄」了。神不存在的事實成了那全書的要旨。而且那生活的事實，就是有一次當他的生命在美國瀕於危險的時候連遠在克龍士遠特的水手也揭起了救援的旗幟。這樣他已經顯示着比神還更偉大的存在。

了。

剛要把這書取出來看一下，就是想把它從最下的一層移到一個較好的地方，這時長谷川君却拿了一包糖果進來了。

照例地兩人隔了火鉢坐着，或跪着，望着彼此的臉。

「請，請，」長谷川君從紙袋裏抓出了一把糖果，放到我面前。接着說：「這幾天把你怠慢了罷。這裏一切都是不舒服的。」

「哪裏的話？在這裏住着，正覺得很舒服，很安靜呢！」我這樣謙遜地回答着，心裏却想說：「只是爲了那神的事情有點感到不舒服呢！」但並沒有說出來，却只把眼睛往書櫃的最下一層那邊望，從神與國家到自我經，再到查拉都斯特拉如此說和超乎善惡之外，最後仍舊到了柏克曼的著作。這眼光的旅行是很快的。而這其間長谷川君對於我這動作一點也沒有注意。

「我真是羨慕你呢！」兩人之間經過了一些沉默的時候，房裏只聽見牙齒嚼着堅硬的糖果的聲音。後來終於是長谷川君先開口了。說的是曾經對我說過兩三次的話。「你是很自由的。……我目前雖說沒有什麼苦楚，但其實只不過爲生活

而生活罷了。』他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我連忙把眼光收回來放到他的臉上去，這一次我看見了那極力壓抑着而終於抑不住的一種寂寞，一種悲哀，一種快要熄滅了的熱情。我彷彿覺得他的眼裏第一次閃耀着淚光。但他馬上就把眼睛緊緊閉上了，合着掌。嘴開始微微動起來，不消說他又在唸「南無妙法蓮華經」了。我也又慢慢地開始了我的眼光的旅行。

『覺得疲倦，想去睡了。請休息罷。』他突然睜開了眼睛，給我叩一個頭，就站起來拿了那裝着剩下的糖果的紙袋出去了。

但五分鐘以後他却在客室裏發出響亮的聲音唸起法華經來。顯然地這時是那凡心在他的胸膛裏鬧得最起勁的時候罷。

我在寫信，到了十一點鐘我便放下筆攤開棉被靜悄悄地睡下了。覺得疲倦早就說要去睡的長谷川君不消說還在客室裏很起勁地唸經，後來又發出那近乎嘔吐似的聲音了。我這時纔知道他那喘息，那嘔吐的聲音並不是在唸經。他在求神，求神給他決定現實生活裏的行動，給他回答他所不能解決的種種問題。而那神就借了他自己的口作出種種含糊的回答來。……

半夜裏我睡好了一覺醒過來，那唸經的聲音還沒有停止，我不知道這中間是
否有過間斷，也不知道這時候是時計上的幾點鐘。不過那近乎嘔吐和喘息的神和
人的問答却已經消滅了。在深夜裏，又是在被窩裏聽見那似乎是最後努力的唸經
的聲音，覺得很是悽慘了。莊嚴的感覺是一點也沒有只是對於這抑制凡心的絕望
的掙扎覺得很可憐。但後來也終於沈沈地睡去了。

第二天醒來時是七點鐘，長谷川君依舊在客室裏起勁地唸着經。想起昨晚的
事了。難道這個人通夜都在唸經，沒有睡覺嗎？真正有點兒莫明其妙了。我躺在
被窩裏胡亂地想着，差不多要睡去的樣子，直到那唸經的聲音停住了時纔懶洋洋
地起來穿衣服。

天氣很好，等着吃早飯的時候便在屋前的小院子裏散步，遇見了長谷川君，
說了兩三句『今天天氣好，很是暖和』一類的話，就被芳姑兒，喜姑兒兩個拉去
給她們搖動鞦韆。

早飯雖是照常的吃了，但長谷川君夫婦兩人都沒有精神，不說什麼話。只是

嬰兒儘管哭着，使長谷川夫人現了受窘的樣子。

飯後芳姑兒，喜姑兒兩個拉我去後面山上散步，但不久就回來了。她們兩個又去找山下的朋友玩。芳姑兒還把那小兄弟也背負了去。我便趁這時候來繼續給你寫這一封寫了好幾天却老是寫不完的長信。

屋裏真是清靜極了。聽不見長谷川君的聲音。他的夫人在廚房裏勞作的事情是分辦得出來的，今天是星期日長谷川君不到公司去。難道他出門看朋友去了嗎？我有點兒詫異，因為他昨晚似乎通夜沒睡過覺。但在吃午飯的時候我便知道了他躲在房裏睡覺不出來吃飯的事情。

四點鐘光景我在書房裏看書，就是柏克曼的那本充滿了獻身精神的書，他在廊上叫我去喝茶了。我便闖了書出去，進了客室。他正拿着烤好的麵包片塗牛油。

「昨晚通夜沒睡覺，所以午飯的時間也睡過去了。」他讓我坐下了，就這樣對我解釋說，臉上帶了笑容。接着「哈哈」地笑了兩聲。

我唯唯地應着，也拿了麵包片來塗油。

『你會覺得奇怪罷。昨晚一兩點鐘光景，動身到另一個地方去拜神去了。三點鐘纔回來，一個人走了許多地方，還要經過墳地，路上一個人也碰不見，又很冷。有一點兒害怕呢！但給我克服了。』他看見我不說話便接着又說了這許多。

『呵，爲什麼呢？』我無意間吐出了這句話，也就不去把牠止住了。

他倒不覺得奇怪，却帶了點得意的神氣回答道：『那凡心太重了，所以毅然下了決心來磨練自己。這一回總算是我得勝了。不過以後還得更刻苦地修行呢！』他在這一剎那間頗有點拿勇敢來自負的樣子。並不知道這勇敢到了我的眼前却變成了怯懦。在他自己的眼前好像正伸開一條坦道，而在我看來他却快逼近一個無底的深淵了。

這時候我突然起了走的念頭，不管我起初怎樣打算在這樣安舒的地方住上三三個月，現在我却覺得毫無留下去的必要了。朋友，你想我怎樣能夠和神住裏一塊兒呢？何況在東京還有你們的友情來溫暖我！

我還沒有把這意思告訴長谷川君，晚上九點鐘光景我正在思索走或不走的事，情，長谷川君又突然地走進我的屋子裏來。

他這一次坐在我的寫字台對面的籐椅上面。『很寂寞呢，所以又來找你談話了。不嫌討厭麼？』因為覺得他的聲音有些異乎尋常，纔抬頭看他的臉，那面容是很憂戚的，不知道他有什麼心事。

『哪裏的話？很歡迎的呢，因為我也覺得寂寞，』我應酬地說，但馬上就沉默了。

他把一隻手按着額，低着頭過了片刻，忽然說：『頭有點痛，心又亂起來了。老等着女先生還是不見來。今晚又得拜神去！』

他的這聲音表面上似乎很平淡，其實裏面却含了一種深到要撕裂人心似的悲痛。我看見他那在額上微微抖動着的手，就彷彿看見那絕望的掙扎。我明白了，一切，而一時的同情馬上就把我抓住了。

『不要這樣自苦罷。你的身體正需要着休息呢！』這一次我是在誠懇地勸他。

『不行！精神上很苦着呢！凡心太多了。』他放下手深深嘆了一口氣。接着更苦惱地說：『中國人也有所謂凶歲罷。我們是以三十三歲爲凶歲的。這年紀是

一個很大的難關。我今年正是三十三歲了……」他停住了，因為他好像不忍說出下面的話。那臉上的表情是他從未有過的，意志薄弱的人一看見，保不定會被牠把全個心都攪亂了罷。

『哪裏的話？』我裝着平淡的樣子只顧這樣說。

『要是我今年不發狂，以後大概會有好運道的，』他終於說出了連自己也怕聽的話。這就是說這很短的兩個月是很難度過的了，那悲劇的頂點馬上就會來的。這從他的聲音，他的臉色都可以看出來。

『那麼就棄絕你的神罷，』我失聲地這樣說了。

『呵，呵，』他睜大了那兩隻苦痛的眼睛望着我，於是接連地搖着頭好像聽見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那不行那不行！』這還是絕望的掙扎。

我不再說什麼了。我早已看出對於他一切話語都是沒有用的了。那走向深淵的路，他只是一步一步地逼近着；雖然有什麼東西時時在後面拉他，但他却盲目地和牠掙扎着。結果一定是這樣的：他抱了最後的勇氣一步跳進深淵裏去。這便是那快到來的悲劇的頂點罷。

但是我能夠在這裏等着看那悲劇的頂點嗎？不，我沒有這力量。而且我來這裏是求休息，求安靜，不是來看悲劇的。我既然不能夠把那個人從神的手裏救出來，那麼就把他留給神去處置罷。神，這可詛咒的東西呵！

所以，我決定離開這裏了。我還是回到你們的充滿着友情的圈子裏，我不再到什麼地方去尋找休息和安靜了，因為現在的世界並沒有那樣的東西！關於這事情我現在是澈底地明白了。

長川谷君已經不開口了，他微微地閉了眼睛，像在想什麼事情。那臉上的寂寞的顏色是任憑怎樣拂拭也拭不去的。也許他在想他那女先生來了以後她將怎樣地解決他的種種問題罷。也許是這樣，但無論如何他却想不到我決定在那個女人到來以前就離開這裏了。當他知道這事情時，不知道會是怎樣地吃驚呵！可是我這時候並不想把我的決定告訴他，反正我還有時間呢。……

夜深了，我躺在被窩裏面，翻來覆去地睡不着，因為聽見了長川君的那受傷的野獸的呻吟似的唸經聲。在全個屋子裏只有我一個人能夠了解這聲音裏面所

合的痛楚罷。我的心像被什麼鋒利的指爪搔着似的感到不舒服了。我便起來扭燃電燈，下了決心要在這一次寫完這一封彷彿沒有收場的信。

現在我快要放下這一管萬年筆了。我自己把寫好了的三十枚的信箋翻來重看，自己也不禁爲這海浪似的感情之波濤吃驚了。從第一頁寫到現在落筆的這一頁，經過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而這其間心情的激劇的變動使得我不得不在這信的後面幾頁上寫了和前面的類似衝突的話。生活真是多麼偉大的洪爐呵。

但是我仍然要感謝你介紹我認識了長谷川君，不僅是由此可以在一個星期裏看透了一個人一生的悲劇，而且也看見了生活的另一面。而且，是的，而且那長谷川君的和藹的面顏，和他的善良和順的夫人，和那秀麗的芳姑兒，那天真爛漫的喜姑兒都使我覺得戀戀不捨呢！雖然我不能夠做一件幫助他們的事，但是我却仍然充滿了感激地祝福他們。這不是宗教的祝福，這是友情的祝福，這不是神的祝福，這是人的祝福。

無論如何我明天或後天是要走了。這樣地離開有點類似忘恩的舉動罷，只有這思想使我感到痛苦。而且我說過要掘發人性，如今看透了一個人的心，却反而

因此走開了，你們也許以為這事情多少帶點滑稽性罷。但是那神使我不得不像一個不知好歹的人的樣子而走了。神還使我知道在現在這種情形下面掘發人性的工作也是徒然的。所以我是決意將這工作放棄了。

不這樣做，又應該怎麼辦呢？你告訴我罷。因為在你接到這信以後，不久我又會站在你的面前說話了。那麼再見罷。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選自神鬼人 ·
~~~~~

### 智識階級

#### 一

從校長家裏出來，正聽見鐘聲響着九下，經濟學教授王意偉急急移動着腳步。他正記着他與學生的約會。他爲了打聽學生方面的消息起見，這天下午曾經約了兩三個比較活動，而且常和他往來的學生到他家裏來談話，說定時間是九點鐘以前。現在他們應該到了他的家，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在客廳裏等候一下，雖然

他出門時已經向老媽子吩咐過，但老媽子做事情不一定靠得住。這樣一想，他如今倒也有些着急。

他的家離校長住宅並不遠，十分鐘的功夫便可以走到。路是今年新修好的馬路，兩旁有稀疏的樹木，月光把樹影映在地上，彷彿是一些美麗的圖畫。他經過一道橋，沿着一排籬笆似的冬青樹繞了兩個彎。在幾株柳樹後面便是他的那所小洋房。

這學校的風景的確很美麗，而且這時候非常平靜，一切都靜靜地躺在柔軟的月光下面，誰也不想到在這種地方正醞釀着一個大風潮。

王教授一邊走着，一邊想。他在吟味校長方纔的一番談話。校長對他表示要硬幹到底，不肯對張伯高院長一派屈服。校長已經得了學生中間醞釀着罷課的消息，然而並不肯收回開除學生的成命。

『雲甫這個人辦事情，很有胆量和毅力！』他不覺這樣地讚美着校長。他很佩服這個人，這人是他的先生，而且靠了這人的力量，他纔能夠到這個學校來。和他同時進來的，除了校長的幾個親戚外，還有現在做着文學院院長的唐南生，

唐院長也是校長的學生，可是校長今晚上却對他說了不少唐院長的壞話。他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

他正爲這事情納悶着，不知不覺地便到了家。

他走上石階，伸手去按了門鈴。

老媽子開了門出來，看見是他，便招呼一聲：『老爺回來了。有兩位學生正在客廳裏等候您。』

『好。』他順口應着，知道學生還沒有走，心裏很高興，便安詳地往客廳走去。他一面走，一面在預備一個親切的笑臉去接見他的客人。

他一進門，看見兩個學生坐在客廳裏面。他不等他們開口便連忙帶笑說了一個『對不起！』臉上做出抱歉的樣子，伸出手去和客人握手。

那兩個學生在翻閱他的一部日本版的世界美術全集，這是他款待客人的專書。他們聽見他的腳步聲，馬上把書關上，站起來含笑地招呼他。

『我們來了還沒多大功夫。看看畫兒倒很好玩。』王侃那個矮大的大學生搖擺着身子，堆了滿臉笑，很有趣味地回答道。他的頭髮梳得光光，穿了一套漂亮

的西裝。是個四年級生，綽號叫『矮脚虎』。因為他對於每個女同學都抱着極其熱烈的渴望。『密斯脫陳，來得早一點。』他指着旁邊一個穿長袍的三角臉的學生，加了這一句話。

『我來了也不多久。反正我沒有事情。只是恐怕把王先生的事情耽誤了。』  
陳敏公接口說，他很謙遜地微笑着。

大家都坐下來。

『今天天氣真好。月亮美極了。』王教授坐下來便讚美天氣。他的思想却在別的事情上面打轉。

兩個學生帶笑地附和着。

又談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大家纔轉入了正題。

『聽說你們下星期就要罷課了，有這事情嗎？』王教授彷彿不經意地說出了這句話，一面暗地留心着那兩個學生的臉色。

王侃把陳敏公望了一眼，眼珠子動兩下；兩個人交換了一瞥會心的眼光。

『恐怕不一定吧。』王侃把身子搖擺一下，笑嘻嘻地望着王教授。

『同學裏面有過這個提議，不過也有人不同意。我們不願意把風潮擴大，妨礙着我們的學業。』陳敏公說話時樣子做得十分誠懇。其實他自己也曾經附和衆人贊成過罷課的提議。

王教授遲疑了一下，他自然不相信這些話，而且他把他們的臉色都看在眼裏。他也不說明，只是順着他們的口氣說話，他也裝起誠懇的樣子。

『我也希望罷課的事不會實現，免得風潮擴大。這次的風潮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再鬧下去，對於你們決不會有好處。』王教授穩重地說道。他說了一句，便停下來輕輕咳一聲嗽，摸一下他的小鬍子，把眼珠子在那兩個年青人的臉上轉了兩轉，然後慢慢接下去說：『不過校長說有人在暗中鼓動學潮，好些學生都受了人利用……』

『那麼校長的意思怎樣呢？』王侃急急問道，他早看透了王教授的心思，他用這句話來點明，使王教授以後說話更顯明一點。

『校長的意思，你們當然知道。他只希望早些把風潮解決，以便再進一步來發展校務。據說部裏對校長也很倚重。』王教授懂得王侃的意思，便乘機說了這

番話，他的態度裝得更誠懇。『我也是爲了這緣故才來給校長幫忙，張伯高院長說我是校長的走狗，那未免太冤枉我了。』他馬上做出受了委屈的樣子。

『王先生這番意思我們很明白，我們很欽佩的。我們決不會像張院長那樣誤解王先生。』王侃一搖一擺地回答說：

『王先生在校長面前也替我們解釋一下，我們是擁護校長的，希望……』  
陳敏公接口說：他的態度比王侃謙恭，他說到『希望』兩個字，忽然困窘般地紅了臉，便閉了嘴，不再作聲了。兩隻眼睛，緊緊望着王教授的嘴。

王教授看見這情形，肚裏已經明白了。他帶笑地說：『這個自然。其實我——』他剛剛說到這裏，老媽子便進來說：『老爺，唐院長來電話。』

王教授聽見說唐院長有電話來，馬上把眉頭一皺，站了起來，向學生告個便，走出了客廳。

他走到電話間，把聽筒拿在手裏。

『我是意偉，你是南生嗎？』

『我知道了。』

「好，好！洪小姐也在嗎？好極了！」

「我等一回就來。」

「好，我馬上就來。」

「再見，我一定來。」

他說了這些話，以後便掛上了聽筒，匆忙地走回到客廳裏。

那兩個學生正在低聲談話，看見他進來都閉了口，王侃低低咳了幾聲嗽，一面偷眼看他。

「唐先生打電話來，有什麼事情嗎？」王侃裝出沒有一點表情的神氣，淡淡地問道：

「沒有什麼事。」王教授急急地回答着好像在分辯；但過後他又猛省似地說：「他要我馬上到他那裏去，他大概又買到什麼好古玩了。」

「那麼我們走罷，免得耽誤王先生的時間。」陳敏公說着，便把身子一動，預備站起來。

「不要緊，不要緊！你們多坐一回，我去不去還沒有一定。」王教授急忙攔

留他們，但他却比他們先站起來，那些學生也只得跟着他離了座位。

「不坐了，我們下次再來看王先生。」王侃搖擺着身子，恭敬地說道：「陳徽公附和着。他們一道走出了客廳。」

「你們沒有事情，儘管請到我這裏來玩。」王教授半客氣半含着另外意思地說。他心裏還有別的話，彷彿一時不好意思說出口。

「是，是。」兩個學生客氣地唯唯應着。他們也彷彿知道王教授的心思，故意做出老實的樣子不作聲，等他說話。

「密斯脫王，我剛纔說過的那事情要請你們兩位……幫忙。」王教授把他們送到門口便站住了，半吞半吐地對他們說道：聲音很低，好像有些不在乎的神氣。

那兩個學生沈默着，彼此望着，彷彿不明白他的意思一般，但他們也不移動脚步，還站在階上等他說話。

他看見這情形，便知道他們的心思，他想：「你們何必裝假！」他也沒有別的法子，便只得加了一句：「自然彼此都有條件的。」



『那自然，我們一定給王先生幫忙。王先生還有什麼話說嗎？』王侃很爽快  
地回答道：

王教授忽然走過去，在王侃的耳邊說了幾句話，王侃接連地唯唯應着。最後  
大聲說：『我們以後有事，就給王先生打電話罷。』

『好！』王教授滿意地應道。他客氣地和他們點了頭，看見他們的背影走遠  
了，便回轉身子低聲罵道：『這些小子！事情還沒有做，就要先講報酬！』

## 二

王教授走進唐南生的屋子，就聽見客廳裏有女人的聲音。聽差推開客廳的門  
讓他進去，房裏的人全都站起來。

『意偉，你來得正好。我們來搓四圈。』那個披着長頭髮穿藍衣大褂的哲學  
教授張君祺看見王教授便驢起來。

王教授微微把眉頭一皺，但馬上又換了一個笑容，他和衆人打了一個招呼。  
他的眼光從張教授的臉上出發，經過唐院長，唐院長的太太，和唐院長的妹子，  
最後，到了一個青年女人的身上便停住了。

那女人穿着一身亮藍色的絨旗袍，臉上塗得紅紅的，頭髮全堆在左邊臉頰上，兩隻大大的眼睛十分活動。她不是別個，正是在他班上最受他注意的學生洪明慧。

洪明慧帶了富於引誘性的嬌笑望着他，把嗓子逼得尖尖的，叫了一聲『王先生。』他的心像花開一般地開放了。他回答了一聲『洪小姐。』

唐院長讓他坐下，他恰巧坐在洪明慧的旁邊。他和別人應酬幾句，又和洪明慧談幾句，他左顧右盼，他樂極了，再沒有心思去想別的事情。

『意偉你跟我來，我們談幾句話。』他和洪明慧談得正上勁兒，唐院長突然站起來，打斷了他們的話，把他邀到書齋裏面去。

進了書齋，唐院長的面容就改變了。他這時候，神情很嚴肅，彷彿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和王教授商量。王教授知道唐院長要談那個問題，他方纔的一團高興馬上就逃跑了。

『意偉，你看？學生的宣言！』唐院長從懷裏摸出一張印刷品，莊重地低聲說：

『宣言，我沒有看見！』王教授吃了一驚，一把就搶了那張印刷物在手裏，攤在書桌上，興奮地讀着。

唐院長再拉過一把椅子，兩個人靠着頭讀那宣言，唐院長還把牠低聲唸出來。

『糟了！他們果然把你我都拉在裏面了！』王教授聲音顫抖地說：他很着急。

『他們攻擊我，那些小ascal！我不怕，看他們能不能夠打倒我！』唐院長漲紅着臉生氣地罵起來。

『王侃那小子！我被他騙了！我以為他一定可以給我幫忙！』王教授咬着牙齒恨恨地罵道：

正在這時候，鈴聲突然響了。電話機就在書桌上，唐院長便拿起聽筒說話

『唐宅。你那兒？』

王教授驚訝地抬頭看那電話機。

『校長來的電話。』唐院長把手蒙住聽筒口，對王教授做了一個鬼臉，在

聲說：

「校長！」王教授吃驚地叫了一聲。

唐院長却不去理他，只顧向着聽筒說話。

「是的，我剛剛看見了。」

「是的，這樣太胡鬧了！」

「呵，我沒有別的意見，我是和校長一致的。」

「是，這個辦法很好。」

「好，我——好，我一定到。」

他又說了幾句應酬話，便把聽筒一放，不高興地對王教授說道：「校長要我一定出席明天的紀念週。其實明天的紀念週，能不能開，還是個問題。聽說學生方面會有舉動。」

「明天一定會有什麼花樣吧。」王教授胆怯似地沈吟說：

唐院長不答話，把頭仰起看屋頂，思索了半晌，忽然埋下頭在王教授的耳邊說：「先前張伯高來過，那宣言就是他給我的。他表示可以和我合作，只要我顯

明地站在他們一邊。張伯高的態度很誠懇。他對你也沒有惡感，他希望你能夠和他們合作。』唐院長說到這里，突然閉了口，目光炯炯地望着王教授，彷彿要研究他這時候的心理。

王教授不動一點聲色，他暗暗地在打主意，他想：校長的話果然有道理，唐南生真預備領戈了。這是對不住朋友的事，他不應該做。但是他自己應該怎樣辦呢？這事情他已經想了許久了。他不能担保校長不會失敗。張院長送來的機會，他不願意白白放過，同時他又不肯反對校長。他半吞半吐地說：

『不過我們究竟是校長一手提拔起來的，我們到這里來，還是靠了他的力量。』唐院長的臉色突然變了，做出爲難的神情，他想：你倒狡猾，難道我就不會看透你的心？他接着說：他的語調帶了點威嚇的意思。

『各人有各人的主意，自然不能勉強。然而張伯高勢力大，學去又擁護他。我恐怕校長會站不住。』

王教授明知唐院長故意在恐嚇他，但他想這些話並非不合理，他真的有些着急了。他繞個彎子說道：『校長決不肯放手的，我看他辦事很有胆量，很

有毅力！」

唐院長冷笑一聲，堅決地說：「張伯高比他更能幹。張伯高近來活動得很厲害，外面傳說他有做校長的希望。」

王教授一想這話，果然一點兒不錯。他早些時候便聽見人說張伯高在運動校長的位置，張伯高的姊丈，是現今的部長，他後面有奧援，做個大學校長，並不是件難事。校長的活動力，的確不礙他。

王教授不再有異議了，他極力壓抑着一切的表情，做出沒有主見的樣子問道：「那麼你的意思怎樣？」

唐院長略爲頓了一下，他想：你真狡猾！然而我也不是一个二歲孩童。他便裝出誠懇的態度回答說：「我們是老同學，我自然是唯你的馬首是瞻。你究竟是拒絕，還是承認？」

王教授被逼得沒有躲處了，他遲疑了一下，纔說一句：「過幾天再說罷。」

「過幾天？事情太急了！過了明天就無法可挽回來！你如果還不決定，我就要單獨行動！你將來不要後悔！」唐院長嚴肅地說：也很有把握，他知道這一

下便會把王教授打倒在地上爬不起來。

王教授再沒有話說了，他便嘆一聲氣，惋惜地說：『要是果真如你所說，我也顧不得雲甫了。』但心裏還想一句話並不足為憑。

唐院長獎勵般說：『這纔不失為一個聰明人。』他的眼珠動了幾下。臉上擺出一個神秘的微笑。

『南生，意偉，快來！』張君祺在外面嚷起來。客廳裏接連起了幾陣笑聲。唐院長並不理會他，却低聲對王教授說：『張伯高約我明天一早去參加他們的會議。我想去試試看，結果怎樣，我明天會告訴你。』他過後又莊重地在王教授的耳邊說：『老實說，張伯高很看重你，希望你加入，因為外面的人還把你看作雲甫的親信；你如果也反對雲甫，很可以助張伯高的聲勢。我看這事情於你也**有好處**。』

王教授聽見這番話，覺得有些慚愧。但他後來看見唐院長如此地關心，又覺得自己也不必再隱瞞什麼，便把校長對唐院長的批評全都告訴了他。

唐院長一聽見這些話，便把兩隻眼睛輪起來，臉上變得通紅，不由分說，就

氣沖沖地罵道：『我還沒有出手打他，他倒要先發制人了。我以後也用不着再受他利用。要他試試看我的手段……』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張教授就突然拉了唐小姐的手跑進來，興高采烈地嚷着：『南生，我們到金城飯店去！都去！』

『現在時間不早了，明晚去罷！』唐院長想到校長對他的批評，心裏很不高興，便淡淡地推辭說：

『我要去！』一個嬌嫩的聲音，從房門口傳過來，唐院長一聽見這聲音，他的氣惱便飛走了。他擡頭一看，他的太太站在房門口對他微笑，她已經換了漂亮的晚裝，那個苗條的柔軟的身子，在電燈光下面閃閃地發亮。她嬌媚地繼續說：『南生 darling，你陪我去。我已經叫車夫把車預備好了。』她的裝束和聲音，使她減輕了十歲的年紀。唐院長不能夠再拒絕了，他高興地說：『my dear，我陪你去。』他快活地笑了。

『意偉，你和我們一道去！』洪小姐出去。『張君祺快樂地對王教授說：

『好！』王教授也是一個喜歡跳舞的人，他巴不得他們約他一道去。又聽見



說洪小姐也要去，他真樂極了，他爽快的一口氣就答應下來。

汽車預備好了，三對男女進了車裏面，坐在車裏雖然擠一點，但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

道路清靜，月光如洗，車夫開着快車，往金城飯店的路上駛去。

### 三

深夜兩三點鐘光景，王教授回到自己的家。他站在門前按鈴時，還回憶到金城飯店裏的那些醉人的景象，爵士音樂帶了原始的性的瘋狂，在他的腦裏響着。洪明慧的一對亮眼睛帶了引誘性在他的眼睛前閃爍。許多女人的高跟鞋，在他的頭上踏來踏去。

門開了，他幾乎是撲進裏面去的。那個老媽子吃驚地睜大了睡眼望着他。

「老爺，那個姓王的學生接連打過好幾個電話來，說有要緊事情。還有那個姓陳的學生也來過電話。」

他脫了外衣，一面問：「什麼時候來的電話？」

「比熄燈時候早一點。」老媽子疲倦地回答說：她還站在旁邊等候吩咐。

熄燈時候是十二點，現在已經很遲了。王侃接連打了幾個電話來，說有要緊事情，一定是和他很有關係的，他應該馬上知道。如今却給他自己耽誤了。這時候他忽然着急起來。他什麼話也不說，立刻跑到電話間裏面去匆忙地，取下聽筒瘋狂地接連叫着：『接第三宿舍！』

他等了許久，並沒有人前來答話，他掛上聽筒等一回再叫，依舊沒有用處。

『混蛋！』他只得掛上聽筒，氣惱地罵了一聲。

他失望地回到書齋裏，坐下就煩躁地亂叫『周媽。』老媽子給他絞了一把熱面巾來，又給他拿過來拖鞋，然後再給他泡茶，他脫下皮鞋，讓老媽子收拾過了，便驢在沙發上，閉着眼睛一聲不響，彷彿在養神一般。

他一晚上老是做怪夢，直睡到第二天下午纔起來。早晨校長來過一次電話，唐院長來過兩次電話，都給老媽子回絕了。王侃和陳敏公到他家裏來過兩趟，都沒有見着他。最後還是校長親身來訪，纔把他從床上拉起來。

他慌忙穿好衣服走進客廳，看見校長氣沖沖地坐在沙發上，手裏捏着一張印

印刷物。

「章偉，你做得好事！你不該賣朋友！你也要反對我！」校長站起來揮動着手問罪一般地罵道：他把臉氣得青了變紅，紅了變青。他張開嘴，把一嘴白沫噴到王教授的臉上。

「你不記得你昨天對我說的那些話？你簡直把我當作小孩兒在哄！」校長不由分說繼續罵起。

王教授癡呆似地望着校長的發亮的禿頭，不知道校長爲着什麼事情在生氣。等校長罵夠了時，他纔惶恐地問道：

「校長，這是什麼事情，我連一點頭也腦也摸不着，……」

校長不等他說完話，就把手伸過去，氣勢汹汹地把印刷物塞在他的手裏說：

「你看！這便是鐵證！」

王教授接過了印刷物，那是一張驅逐校長的宣言，後面署名的是本校的各教授，由張伯高院長領銜，他和唐南生的名字都在裏面。

他起初有一點兒驚奇，但過一下他便明白了。他想不用說一定是唐南生幹的

事情，他還記得昨晚上唐南生的話。然而他事前的確不知道有這一張宣言。

『校長，這是別人冒名的，我事前連一點兒也不知道。』他發誓般地分辯說：但他不覺微微紅了臉，他想起昨晚他和唐南生的一番談話，他不免有些兒慚愧。

『冒名，你推得乾淨！我却不相信！』校長依舊板着面孔說氣話。

這樣一來，他更加惶恐了，他只得厚着臉皮，讓校長儘性地責罵着。他一面暗暗地在盤算想個解圍的辦法。

『這宣言上，也有南生的名字，我想南生一定知道，我把他找來問問。校長，你覺得怎樣？』他最後站起來這樣說：

『也罷，隨你去。你找他來也好。』校長罵過一陣，氣也平了，如令軟和了下來。

王教授便去打電話給唐南生，唐太太來接電話說：唐院長不在家，又說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只得沒精打采地回到客廳裏。

『南生不在家。』他胆怯地說了這一句，心裏詛罵着唐南生害他受了這場冤

氣。

校長看見他這種狼狽樣子，也便不再追究了。就讓他說了一番誠懇的解釋的話。

『一定是南生，我一手提拔了他，他如今要倒我的戈。他們一羣人都是混蛋。他們要倒我，我親自上南京去解決他們——』校長的怒氣轉到了唐院長的頭上。這時候老媽子進來打插說：『校長家裏有電話來。』

校長便出去接電話，讓他一個人在客廳裏發癡。過一會校長慌慌張張地跑回來，說：『我要走了。』看那神情，好像校長得了什麼不好的消息。但他又不便詢問，只得默默地送校長出去。

『你馬上發個宣言，否認那事情罷。』校長走下了石階，還回過頭來這樣吩咐他。

他唯唯應着，回到書齋裏，一個人心裏好生煩悶。他咬緊牙齒不住地跺腳，接連咒罵道：『白白給雲甫這老混蛋教訓了一頓，真倒霉！等一會一定找南生來算賬？』

過一會，他又猛省地自語道：『還是把王侃那小子找來談談罷。』便急急走到電話間去。

第二宿舍的工役來接電話說：王侃不在宿舍裏面。

『他到那兒去了？他到那兒去了？』他對着聽筒生氣地罵起來。『你去把他給我找來！』

那個工役掛上了聽筒，並不理他，他沒法只得也掛了聽筒，另外叫第三宿舍找陳敏公，那人也不在宿舍裏。他又打電話給唐南生，聽差來接電話說：唐院長還沒有回家。

老媽子給他擺好中飯，他正吃着，忽然聽見門鈴在響，接着老媽子進來說姓陳的學生來看他。他想想一定是陳敏公來報告重要消息，心裏一樂，便放下飯碗，大步跨進了客廳。

三角臉的陳敏公，煩躁地在客廳裏踱着，臉上沒有一點兒笑容，看見王教授走進來，便惋惜地叫道：『王先生，糟了！』

『什麼事？』他驚惶地問道：他的心突然厲害地抖動起來。

『今天罷課了。……』陳敏公說了這一句，便閉住口，彷彿在賣弄什麼關子似的。

『罷課了？』王教授吃了一驚，低聲吟道：『這消息對於他還不算是一個雷，他昨天已經知道了風聲。不過這事情一實現，風潮一定擴大，結束起來更困難，對於他的位置不會沒有影響。他不覺有些恐慌起來。但他還勉強抑制住驚惶的表情，不肯讓他的學生看見。』

『他們今天還要借故到校長那邊去搗亂。』陳敏公嚴肅地說：

『真的？你在什麼地方得來這消息？』王教授驚惶地問道：

『昨晚夜深有一部分學生在開會商量這事情，王侃也參加的。』

『你爲什麼昨晚不告訴我？』王教授失掉了鎮靜功夫，馬上慌張起來，抱怨般地說：『他想一個很好的機會被他斷送了。』

『昨晚我和王侃打過幾個電話給王先生，王先生不在家。今天早晨我們兩個都來過，你又還在睡覺。』陳敏公理直氣壯地說話。他一半兒抱怨着王意偉誤事，一半兒抱了幸災樂禍的態度旁觀着王意偉的惶恐。

『我去告訴校長。』王教授說着，便急忙跑出客廳去打電話。他希望還來得及立下這一件功勞。

陳敏公不再說話，只冷笑一聲，等他的背影不見了時，纔罵道：『這個飯桶！』

『接校長宅！』王教授瘋狂地搖着電話機，大聲叫。

沒有用！校長家的電話叫不通了！他知道在那裏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接唐院長宅！』他絕望地叫道：他的捏着聽筒的手厲害地抖動着。

那裏也沒有人來接電話，他空等了許久。

今天好像完全變了一個另外的世界。他的心亂得很。

他又跑回客廳，陳敏公已經走了，那個人留了一個字條在桌上，他一把捏起字條來。

『意偉先生：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這是你自己弄糟的。我們不願意再給你利用了。你是校長的人，你還是跟校長回老家去罷！』

再者，我告訴你，以後不要再碰密斯洪一下，她是有了主兒的人。



你若敢再和她跳舞，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王侃

他讀了這字條，氣得差不多要跳起來，他一把揉亂了牠。高聲吼叫着：『周媽！』

那個老媽子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慌張地跑了進來。

『這裏客人進進出出，你幹嗎不告訴我一聲？』他板起面孔怒聲喝道：

『那個姓王的學生剛剛來過，老爺在打電話，他就把先前來的客人喚走了。』

『你去！你去！』他揮手叫她走開，一個人站在圓桌面前低着頭打主意。思想亂得很。他急得臉紅耳熱，不知道應該怎樣辦纔好。他便嘆一口氣，怨恨地罵道：

『連王侃這小子也要倒戈了！難道我堂堂教授還怕你這學生？』

這時候他覺得一陣心灰意懶，就疲乏地在沙發上躺下來。

『老爺，有電話，唐院長打來的。』老媽子膽怯地伸了一個頭進來，戰抖地說：

聽見唐院長有電話來，他彷彿就有了一線生機，身上又有了勁兒，連忙站起

來，帶走帶跑地去聽電話。他聽見：

『你是意偉嗎？我南生。』

『風潮鬧大了。學生包圍住校長住宅。這是伯高他們預定的計劃。』

『雲甫嗎？雲甫避開了。』

『我剛剛聽說部裏有把雲甫免職的意思。內定伯高做校長。命令日內就會下來。』

王教授的心跳得很厲害，手也在發抖，他幾乎要叫出聲來。他不覺失聲問道：『我的事情怎麼樣？』

『伯高說學生對你很不滿，以為你是雲甫的親信。不過他願意保全你。為保持你的位置起見，你得向學生辯明一下。最好發個宣言攻擊雲甫。』

唐院長殘酷無情地在電話裏說了這樣的話。王教授頭上彷彿來了一個晴天霹靂，他一時回答不出一句話。

『意偉，你的意思怎樣？你得早些打定主意。』唐院長不肯放鬆，還在電話裏追逼他。

他想，一切都完結了，名譽、位置、女人，這一切都會馬上飛走了。張伯高和學生的意思都很明顯。就是要他走，甚至他的好朋友唐南生，這時候也不能夠給他幫忙。他想到這一切損失，他不覺悲憤填膺，他怨恨地問道：

『難道那宣言還不夠嗎？你們冒過我的名發宣言趕校長，你們還不肯放過我嗎？我知道你們在作弄我，我不聲明！張伯高要趕我就請他趕！我看學生決不會給他利用！他自己的位置也會搖動！』

他氣惱地掛上了聽筒。

他走向書齋，覺得心裏很不痛快。他剛在書桌前面坐下，馬上又站起來，過後便煩躁地踱着。嘴裏哼着一些詛罵的話。

『老爺，有電話……』老媽子匆忙地走進房來報告。

『又是電話！討厭！……什麼地方來的？』他不等她說完，便圓睜着眼睛粗聲罵起來。

『女生宿舍洪小姐打來的。』老媽子故意拖長了聲音說：

他聽見洪小姐三個字，他的臉上就發了光。他立刻大步走到電話間去。

『洪小姐嗎？我是意偉……好，我去，我一定去！……好極了，我記得八點鐘，金城飯店……好極了！……』

他掛上聽筒，就站在電話機前面，略爲思索一下，又把聽筒取下來，放在耳邊叫：『接唐院長宅。』

聽電話的正是唐院長。

『南生，我接收那條件了。……剛纔很對不起你。……謝謝你的關照……我馬上就起稿……』

他掛上聽筒，覺得心上很鬆快，臉上自然地浮出了一陣滿意的微笑。

『即使你們用美人計，我也不怕。反正我的飯碗又給保住了。』他快活地自言自語着。

· 選自沉默 ·

## 我的眼淚

正是在舊曆新年，我接到了R從遠迢迢的美洲寄來的書，這是兩個意大利人·

(一個鞋匠和一個魚販子)底書信集。在淡黃色底封套上印了某大雜誌底評語，讀出來是：『不預備爲生活之恐怖與美麗一哭的人便不要來讀牠。』

可是我還不會翻開書頁，我還不會讀到書中的一句話，我底眼淚便流出來了。不能夠忘掉的四年前的舊事又湧現在我底心頭。我彷彿又回到那些日子裏去了。

在西歐某大都市拉丁區的一家旅館底五層樓上是我底住房。我無論是在白日或在黑夜都把窗戶大開着，下面是一條寂靜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雖然從我底窗戶裏可以望見人們在那大開着的玻璃門裏進出，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酒或賭博的鬧聲。正對面是一個聳立的高大的建築，牠不但阻住了我底視線，並且往往給我遮住了陽光，使我底房子裏變得更憂鬱更陰暗了。

我生的地方是在溫暖明媚的國土，我來的地方又是山明水秀的江南，我如今定居的地方却是這不日之城，又是在這陰雨連綿的時候。

在這城裏我也有幾個朋友，他們也常來看我，有時候一個來，有時兩三個來，有時五六個一齊來，我們便有個歡樂的聚會，暫時時間使我忘記了寂寞。但是

這樣的事一個星期裏也只有兩三次，因為我底朋友們都是有事務的，有的在大學裏讀書，和我一樣，有的在工廠裏作工。晚間在朋友們不來或者來了又去的時候，我底心就被一陣難堪的孤寂壓倒了。充滿了煤氣底臭味的屋子變得非常悶人。從窗戶望去，聳聳的古建築擋住了一切，下面輪着雨濕的寂靜的街道，陰暗而寂靜。有時候在一陣寂靜之後忽然空氣震動了，街道震動了，連我底房間也震動了，耳邊只是一片隆隆的聲音，如果這時候有人在房裏和我談話，我也會聽不見他底聲音。我只有等待着。並不要多久，這聲音就消滅了。經驗告訴我是一輛載重的汽車馳過去了。一切又復歸寂靜，但我却彷彿發生過了一個劇變。我立在窗前，埋下頭看那在微暗燈光下的街道，或街角的咖啡店，聽人們在說話或偶爾過往的男女哼小曲，我覺得自己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了。

不知什麼緣故，心裏突然變得很空虛了，好像胸腔裏並沒有什麼東西存在一般。無論如何房裏是不能再留下去，多留一刻似乎身子就會僵硬了。於是取了帽子，披了外套，我急急地跑出房門，下了樓梯到街心去了。

立在街心，我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我躊躇了，我呆呆站着，帽子遮了

我底頭，外套護了我底身體，但雨點却還時時向我底臉部飄來，我終於拔步向咖啡店那邊走了。

進了咖啡店，似乎感到一陣暖熱，我立在櫃台前要了一杯黑咖啡，望着旁邊站着的幾個穿了粗布工衣的人底樸實的面孔，我把杯裏的咖啡喝了，付了錢又踉蹌地走出來。雖然咖啡店裏有光亮，有暖熱，有人羣，但我却一點也不顧惜地拋棄了牠們而向那冷清的，陰暗的，雨濕的街中走去了。我究竟去追求什麼呢？我自己也不能夠明確地知道。

我只是無目的地走着，街上只有寥落的三兩個行人，尤其是國葬院旁邊的一段最清靜，而且還有點陰林可怕。我走過國葬院前，我走到盧騷底銅像底下，我用手撫摩着那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了頭仰望那個屹立着的巨人。我喃喃地說了許多話，這些話底意義我自己也不曉得，不過我知道是從我底心裏出來的。在這里，在這一角裏，並沒有別人，只有那個手裏拿着書和草帽的「日內瓦公民」和我。一直到聖母院底沈重的，悲哀的鐘聲響了，我才踉蹌地站起來，向着那熱鬧的聖密雪爾大街底方向前進了。

我走着，在微雨之下我走着。我不想到誰底地方去，也不想和誰談話。我走過熱鬧的街市，我也走過寂靜的街市。我看見了不少的人和物，許多樸素而愉快的面貌在我底眼前過去了，接着又有許多憂鬱的被工作與生活摧毀了的面貌。在我底耳邊響着咖啡店的音樂，笑語和歌唱，同樣也響着悲哀的談話和訴苦。

這一切於我是親切的，但又是陌生的，牠們增加了我底心痛。這城市並不是個壞地方，但我在這里却是一個陌生的人，我在這里找不到我所要求的東西了。我在這里只感到孤寂。每個人，每間房屋對於我保守了秘密，無論是歡樂或愁苦，他們都不肯和我分享一點。我走着，我徬徨着，像羣盲中的一人，失掉了他底引導者。一直到身子疲倦，我纔絕望地回到自己底住處。

像這樣的事在我並不是偶然的，我常常都這樣做。在白日裏我也進大學聽課，到圖書館裏抄書，我想在課堂裏和書本上尋點東西，但結果依舊剩了這空虛的心，只不過是我已經得到了一個消磨生命的方法罷了。在夜裏，沒有朋友來的時候，寂寞便威壓地襲來了，我又像盲人一樣在街中徬徨着。我底孤寂是一夜一夜地增加，而且同樣我底心也痛得更厲害了。我底眼裏只看見憂鬱的被工作摧毀了



的面貌，我底耳裏只聽見一片悲哀的哭聲，甚至在那些從前的愉快的面貌上我也找到了悲哀底痕跡。我底眼前的黑暗一天天地增加了。從報紙上我知道某一處有許多人在爲飢餓而哭，某一處又有許多人像豬一樣被人屠殺，甚至最遠僻的地方也送來了悲慘的消息。這是大批的人底災禍。此外還有個人底不幸，謀殺，自盡，糾紛，訴訟，失業……差不多每一條新聞都訴說一段悲慘的故事，從報紙上似乎發出了血底臭味。眼淚，呻吟，哭泣，簡直沒有終結。好像全世界都沉溺在黑暗的苦海裏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一綫的光明。我懷着一個空虛的心徬徨着。我底生活完全失了目標，我底希望也完全斷絕了，我感到極大的疲倦了。我每夜伏在盧騷底像前，對那個巨人訴說我底絕望，可是他永不能夠給我一個回答。

後來我不常到大學裏去了，圖書館裏也少了我的腳跡。我只是徬徨着，像一個失了領導的盲人一樣，準備着失腳踏進那不可挽救的深淵裏去。

我看看快要滅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個書鋪裏偶爾得了一本一個魚販子著的英文的小書，在裏面看到了下面的一段話：

『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都受教育，每個智慧都得着光明。』

好像大雨住後的天空那樣，我的心豁然開朗了，於是我把這本小書買了回去，同時還買了兩三本和這魚販子有關的小書，因為那里擺得有幾本。我讀着，重讀着，我讀完了這個意大利魚販子底自傳，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涯底故事。

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巨人，他開始向我敘說他的故事。他怎樣出生在陽光常照的南歐的鄉村，依在雙親底膝下一直到十三歲，又怎樣被父親送到別處去做學徒，受了六年的困苦，患了重病，才被父親帶回去受母親的看護。怎樣他的病好了不久，母親又病了，在她的病中偶爾有一點微小的聲音也會使她發生劇烈的痙攣，因此他不得不時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過往的行人另走一條路，不要驚動他的母親，母親的病愈過愈加重了，父親和親戚都不敢接近她，只有這二十歲的少年終日守在病榻旁盡力去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兩個月不會脫掉衣服安靜睡過。然而『科學沒有用，愛也沒有用。』經過二個月的重病以後，他的母親終於死在他的懷抱裏了。他親手把她放進棺材，埋葬了她。於是他不能

夠在故鄉住下去了。他決定到那所謂「幸福之島」的美國去。臨行時他的父親悲傷得說不出一句話，他的姊妹痛哭着。隣居們都跑來，每一個人都送了一些希望的話，一些祝福；一串淚珠，他們成羣的跟着他，走了很遠的路。到了美國，他沒有一個朋友，孤獨的登了岸，帶着幾件破衣服，身邊僅有極少的錢。他後來在一家大飯店裏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地獄似的廚房作十二小時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幾乎趕不上狗子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是可怕了。「一扇窗戶也沒有，整日燃着電燈。在洗碟子、鍋、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氣凝結在天花板上，變成了水點，挾帶着灰塵與污泥慢慢向人底頭上打下來，在工作的時候真正熱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殘餘都傾在桶裏，這些桶都放在廚房旁邊時時發出使人作嘔的臭氣。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溝渠，因此污水常常反流回來流到地板上。廚房中央有一個排水管，每晚總是閉塞住的，油水愈積愈高，人只得在油膩的水中走路。」他恐怕會患肺病，在那裏做了八個月以後就離開了。於是四處漂游，做了各種的工作，最後做了一個魚販子。

他的故事就這樣簡單地完結了。最後他又告訴我他底智的生活，他怎樣在每

日的煩重的勞動之後又開始來作智識的探求。許多晚上他伏在案頭研究一卷書，在那顫抖的煤氣燈光之下一直讀到天明。他讀了各種性質的書，常與書中人同聲一哭。天剛明他就闔了書，把頭放在枕上並沒有多久，工廠中的放汽聲叫了，他又起來帶着疲倦的身子到工廠或石礦裏去。

他在這種情形之下，已經變成了一個『全世界中有最優美的精神的人。』如小說屠場底著者所批評他的。他在那本小書裏很顯明地用四頁的篇幅把他的精神生活與信仰表現出來。

『我底心裏長起了博愛的根芽，我懷着人類愛的觀念……我在衆人底自由中去求我底自由；在衆人的幸福中去求我底幸福……我拿我底誠實的血汗掙來我底麵包。我底手上從不會染過一滴他人的血液，我底良心也是極其清白的。』

偉大的心靈，常常是在平民中間的！呵，你法利賽人呵！

這樣的一個人居然被捕了，在三十二歲的時候，和一個友伴一道。別人說他們是殺人的強盜，說他們在大街上搶劫別人的金錢。法庭判決了他們的死刑，並沒有什麼證據，只是說他們有「犯罪的意識。」說他們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國

家，不相信掠奪制度，說他們在歐戰時不肯到法國去替美國資本家打仗，却逃避到墨西哥，說他們是下賤的外國人，所以他們是殺人的強盜。第一次請求再審，被駁斥了，一連被駁斥了七次，所有新的證據都被抹殺了，甚至最後根據真兇的自首作第八次的請求也歸於無效。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罰」折磨了六年之後，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終於被宣告了最後的決定——七月十日，電椅。

然而反抗的呼聲起來了。各階級各黨派的人從全世界各地方伸出了援救的手，發出要求「寬恕」或者要求「正義」之聲。似乎整個的世界都爲了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的緣故活動起來了。

從此我底生活裏起了一個大的變動。我常常流着感動之淚，讀那本魚販子的自傳。在我底眼前現了一個囚室底景象，接着一個中年人的樸實的臉，廣闊的眉，安靜的眼光，濃密的鬚髭，接着又是一隻肥大的手遮住了一切。當這雙肥大的手消滅了的時候，我底眼前又換了數不清的小手了，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的手。這無數的手揮動着，成功了一幅異樣的圖畫，這圖畫甚至大衛也畫不出來的。

我走到街中，牆壁上到處貼了大張的廣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這個大題目下印了什麼「演講會，」「後援會，」「抗議會」底宣言和 Programme。在這些廣告上面常常發見了一些全世界景仰的學者底姓氏。在咖啡店的櫃台前或公園的門口我常常聽見人們用愛撫的聲音說起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的名字。在報紙上我看見許多的人爲他們的緣故籌集了捐款。

於是我不再在盧騷的銅像前哀訴了。我不再是失了領導的盲人。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經找着了我的領導。那一個德舍監獄裏的囚徒，意大利的魚販子在我的眼前變成了比「日內瓦公民」還要偉大的巨人，在這黑暗痛苦的世界中，他高的立着像一盞永恆的明燈。他成了全世界的良心底化身。全世界的最優美的精神，如今不存在於大學裏，學院裏，書齋中，研究室裏了，他是在那金圓國家的一個監獄內，一個刑事犯底囚室內。

我於是懷着一種感動而緊張的心情，像到耶路撒冷進香的耶教徒那樣地虔誠，坐在我的寂靜的屋子裏，用大張的信箋將我的胸懷，我的悲哀，我的掙扎，我的希望：完全寫下來，寫給那一個德舍監獄裏的囚徒。我底眼淚和希望都寄託在

那些信箋上面了。

信發出了，恐懼又開始來壓迫我了。我怕我的信不會達到德含監獄，我怕在那裡的人們真會把他們燒死，雖然在全世界中有許多萬許多萬人要救他們的性命。報紙上關於他們的消息一天天地多起來了，在那上面我常常見到女人和兒童寫的動人的信。整個的不日之城，都為這兩個人底生命而騷動了，而同時那個販子又不斷地監獄裏寫信到世界的各處，這些信都是不朽的崇高的文書，裏面充滿了生活之恐怖與美麗，每個人讀了都要流淚的。

七月十日逼近了，我底恐懼更增加了，我底眼前時常蕩漾着電椅的景象。這其間一個陰雨的早晨我得到了從波士頓寄來的郵件，除了一包書外，還有一封英文長信，一共是四張大的信箋，而且是兩面寫的。看了那不熟練的筆跡，和奇怪的拼字法與文法，我底眼淚就流出來了。我熱烈地顫抖地讀着這封信，每讀幾行，總要停頓一下，因為有什麼東西阻塞了我的咽喉。

他的信是以感謝的語句開始的，他感謝我的同情和信賴，他說：「青年是人類的希望。」他又說：「你須得再生活若干年的歲月，而且慘苦的歲月，你才可

以懂得你給了垂死的老巴爾託以何等的快樂和慰藉。」接着他又用誠懇的話句來安慰我，勸勉我，叫我『要快樂起來，不要灰心。』於是他意就用他的有力的論理和我談起現在社會之墮落，和將來的革新，人類的進化和將來的趨勢。他和我談起但丁；談起畢達哥拉斯，談起沙士比亞，巴爾扎克，蒲魯東以及別的許多人。他和我談話像父親和兒子，哥哥和弟弟。他說他應該使我明白這一切，才可以有勇氣來面對着生活之鬭爭，將來不至幻滅。他叫我要忠實地生活，要愛人，幫助人。最後他還以兄弟般的快樂的心情擁抱我。

這四頁信箋就這樣完結了。我癡癡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夢。我幾乎不能夠相信世間會有這樣感人的信。我讀了又讀，我終於俯在桌上哭起來了。這是感激之淚。

從此我不再恐懼或悲哀了，我的生活有了目標，而我也有了面對着生活的勇氣了。我說我是要生活下去的，而且要經歷慘苦的歲月，即使那個全世界的最優美的精神，全世界良心的化身會消失了，而我也要生活下去的，我要做他所叫我的事。



這其間好的消息傳來了。麻省省長把那兩個無罪的人的刑期延遲了一個月，又聘請了一個「顧問委員會」來審查這案件。這三個委員是現在哈佛大學校長，現在麻省工藝專門學校校長和一個退職的老法官。希望來了。誰也不會相信像哈佛大學校長這類人願意來做殺人犯。大家以為他們一定會把那兩個無罪的人救出來。有一天，我在一家咖啡店門前居然看見人們互相握手慶祝正義會實現了。這時候「寬恕」與「正義」的呼聲，更漫天地震了起來。

然而晴天忽然起了一個霹靂，御用的學者們顯露出了他們的真面目。一個哈佛大學出身的小說家寫信給他的校長說：『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個政治謀殺犯，而且還以一個殘酷愚妄的，反對人道與文明的罪惡來玷污了哈佛大學了。』一個大雜誌的主筆也說：『哈佛大學將來會被人稱為養成劊子手的地方了。』原來學者們審查的結果是——哈佛大學校長說：『總之……有罪。』麻省工藝專門學校校長說：『是的。』退職的老法官說：『法庭不應受人指摘。』自然省長也是和他們同意的，接着他的決定也發表了。

八月十日來了，雖然各處「正義」與「寬恕」的呼聲響得更高。然而在那

邊，在金圓國家裏的「貴族」們是聽不見的，那定命的日子終於來了。波士頓底中夜是巴黎底早晨五點鐘，這一晚上不知道有若干人流了眼淚，不知道有若干人不會闔眼。我自己已經沒有眼淚可流了。我無目的地在街頭徬徨着，在我的眼裏一切都好像是夢景。我望着這「不日之城」的紅天，望着那兩個整日望夜哀鳴着的高聳的鐘樓。我一直徘徊到曠夜。

我回到家裏，我不能夠閉眼。我找出載有那個鞋匠給他的六歲女兒寫的信的報紙。我讀着：

「……我非常愛你，愛你的哥哥，愛你的母親，我若得和你們同在一處，在一所小小的田莊上跟你學習你的真誠的話語和溫柔的愛情，那就是我的苦鬮的生活中的最大幸福了。在夏天時分，我們都在家裏，我坐在橡樹的濃蔭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開始教你讀書寫字，或看你在綠的田塍上跳盪，笑語，唱歌，在樹叢中摘取花朵，從這一株樹跳到那一株，從清瑩的溪流跑到你母親的懷裏。我夢想我們一家人能過這樣的幸福生涯，我也希望那一切貧苦的小孩們也能夠快活地和他們的父母過這種生涯。然而事實並不是這

樣，下層階級的夢魔已經使你父親的心靈變成非常愁苦的了。本來世間一切美與善的東西都是自然母親所給與我們大家的，爲的用來達到自由的享樂。但是這個垂死的舊社會中的人們，卻把我生生地從你的哥哥和你的可憐的母親的懷裏拖走了……」

我不能再讀下去了。我想像着那臨刑的一刹那。我想着那生與死的涯沿。我想着那個從故鄉趕來巴黎再越過大西洋去和她的別了十九年的哥哥訣別的女郎。我想着那個爲丈夫的生命奮鬥了七年的婦人。我又把留存着的報紙翻出一張來無意間讀到了「救援會」的兩個電報。

一個是給那鞋匠的：

『剛讀了你給你那小妻子的慘痛的信；她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動了。人家讀了這個以後還能夠殺你嗎？我們愛你，我們希望着。』

一個是給那魚販子的：

『我們異常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我們不能夠相信美國會立在反對地位的。』

你們要活着。你的妹妹今天晚上船，她應該來得及把你抱在懷裏，並且恭我們來接吻你。」

我的心嚙！

這一晚終於過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沒有勇氣出去買報紙。一個人坐在家裏思索。朋友A走了進來，並不敲門。他一把握着我的手，歡喜地，熱烈地說：『他們還活着！他們決會死的。』

我才知道昨晚臨刑前二十六分鐘，就是在這全世界的良心苦痛的時候，省長又宣布了展期十二日的決定。

『好一個「希望的刑罰」和中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採用的差不多！』我冷笑說：但仍掩不住心裏的快樂。

朋友A還是抱着極大的樂觀主義，他誠懇地快樂地對我說：『我給你擔保，他們不會殺死這兩個人的。』他的眼裏閃耀着光亮的東西，他喜歡得流淚了。我受了大的感動，好像那天在各界聯合援救會裏聽見一個肥胖身短的文學家對那個白髮飄飄的七十二歲女主席說，『我見了你，我的精神便興奮起來了。』時受的感

動那樣。

於是我又經歷了十二天的希望與恐懼。

希望一天天地淡了，在各處我都看見那可怖的陰影。不日之城被一種空幻的色彩籠罩着，人和物都像是在夢裏一般。在耳邊依然響着「正義」與「寬恕」的呼聲，在聲音比從前戰抖得更厲害了，這裏面充滿了眼淚和憤怒。在街頭，在咖啡店裏，在公園內，在各處，都擺着苦痛的面孔，常常人們用帶淚的聲音談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個巴黎，享樂的巴黎，都爲那兩個人而哭了。

我一生已經經歷了不少慘苦的日子，也許還要經歷更長久的時間，更慘苦的歲月，但我從來沒有像在這十二天內這樣懂得生活之美麗與恐怖的。

一切的希望都失掉了。總統釣魚去了。省長玩高爾夫球去了。聯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個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還能夠有什麼希望呢？法律是要執行的。在全巴黎的悲哀，恐懼與騷動中我度過了這苦痛的一夜。

我沒有夢，我也不能夠有夢了。

我怕見第二日的天明。

晨光射進我的窗戶時，我挺直地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癡癡地望着窗戶，不明白我是在什麼地方。我帶着昏迷的頭腦出去買了一份報紙。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面我看見下面的一些大字：

「全世界的良心，從沒有像今晨那兩個無罪的人被害的消息傳來時這樣地空虛的。」

我幾乎要把報紙落在地上了。

我又讀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優美的精神在波士頓查爾斯頓監獄裏滅亡了。

我急急回到家裏，朋友A已經在我的房裏了。她把頭俯在報紙上，聽見我的脚步声，便抬起頭來對我說了一句：『他們死了，』於是忍不住哭起來。

我不回答，我只是咬着嘴唇皮。接着是一陣難堪的靜寂。

『七年前法律說他們的舉動像罪人一樣便發見他們犯了謀殺罪。然而在臨死時他們的舉動又和歷史上的另一個人（耶穌）的舉動一樣，而且也像他那樣地說：

「我寬恕你們！」可惜太遲了，沒有重新判斷的機會了。「朋友A忽然翻開他帶來的報紙用抽泣的聲音，讀出了上面的一段話。他又接連說了兩句：『可惜太遲了。』便站起來摸出手巾拭了眼淚。

他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在屋裏。我沒有出外，我也不想吃飯，我寫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這消息，把我所感到的告訴一切我所認識的人。我要向全世界大聲說：『兩個無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還在寫信，朋友C氣吼吼的推了門進來。我不見他有一星期多了，很奇怪他爲什麼在這夜深跑來，而且衣服很凌亂，頭髮飄散着，面孔漲紅了，他的平日離不掉的寬邊眼鏡也沒有了。

『什麼事？你這樣子？』等他坐好我便問道：

『我才知道巴黎政府也是站在殺人犯那邊的。』他憤憤地說：  
我驚奇地望着他。

『我跟着朋友們到美國領事館去示威……那麼多的人……擠滿了許多條街……羣衆大聲叫着「殺人犯。」聲音真和響雷一般……巡捕保護着領事

館，要羣衆散去……後來起了衝突，秩序混亂了……幾個報攤子也被擠倒了……大隊的巡捕趕來解散羣衆……我和A被擠到一個咖啡店裏，接着又來了一些參加示威者……忽然這個咖啡店被包圍了。大隊巡捕守在門口叫裏面的人通通出去。出去一個打一個，所有的人都吃了巡捕的警棒……我看見A吃了幾下重打。我預備抵抗，我和巡捕衝突起來，我跌倒在地上。他們用腳踢我。我剛起身，就被一羣人擁起走了，我的眼鏡也不知落在什麼地方……我去找A。我看見一個巡捕在追他，他駭得亂按人家的門鈴……後來他找着了。我看見他很萎靡，便把他送回家裏，才到你這裏來……我倒沒有受重傷……那些狗……」

……」憤怒阻塞了他的咽喉。

我們對望着，我們用眼睛談了許多不能用言語表示的話句。我們互相了解了。

聖母院的鐘又在哀鳴了。已經到了中夜。

「C，回去罷？」我至今還不明白這句話當是用什麼樣的聲音說出來的。

他突然站了起來。我奇怪他爲什麼今夜竟長得這麼高。他伸出手，把我的



緊握着，他用極其堅定的聲音說：

『B，我們還要活下去，我們還有更多的年代可活，我們還有更慘苦的歲月要經歷，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一晚罷。』

他毅然地去了。

x  
x  
x  
x

如今四年又過去了。朋友A已經離開了這世界，他是被肺病摧毀了的，據說他故鄉的家裏還剩了年老的母親和青年的妻子，我不知道她們靠什麼來生活。朋友C還在巴黎，我不得他的消息已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現在是生存或已死亡。我自己呢，我飄泊了一些地方，我又到了山明水秀的江南。我經歷了多變的生活，我有過好夢，我也有過魘魔。而且我也有過——『原野的新綠，海洋的碧波；花的香，菓的甜；湖水裏映出的藍天；鳴唱的激流，微語的小溪；山谷峻嶺；神秘的黎明；玫瑰色的晨光；美麗的月亮；落日；黃昏；星夜。』如那個販子所會有過的。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我總不能夠忘記那一個曾經給了我以巨大影響的人，每一想起他，我就被一個思念磨難着：我負了我的「先生，」我

忘記了他所教給我的話，我並不會實行我所的給他約言。我是把四年的光陰完全浪費掉了，也許我將來還會浪費掉更多的光陰。然而美麗的青春已經快要完結了。她是不會再來的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接到R從遠迢迢的美洲寄來的「先生」的通信集，我能夠不流眼淚麼？

## 月夜

阿李的船預備着開往城裏去。

圓月慢慢兒翻過山坡，把牠的光芒射到了河邊。這一條小河橫臥在山脚下黑暗裏，一受到月光，就微微地顫動起來。水緩緩地流着，月光在水面上流動，就像要跟着水流到江裏面去。黑暗是一秒鐘一秒鐘地淡了，但牠還留下一個網把一切都掩覆着山哪，樹哪，河哪，田哪，房屋哪，都被蓋在牠的網下面。月光是柔軟的，牠透不過這網眼。

一條石板道伸進在河裏，旁邊就泊着阿李的船。這船停在水蓮叢中，被那密

集叢生的水蓮包圍着。許多紫色的花朵在那開放，蓮葉就緊貼着船頭。

船裏燃着一盞油燈，那光亮太微弱了。從外面看，一隻睡眠了的船隱藏在一堆黑影裏。四周是靜寂的，彷彿這裏就是一個無人島。然而的確有人在船上。

蓬艙裏直伸伸地躺着兩個客人。一個孩子坐在船頭打盹。船夫阿李安閒地坐在船尾吸煙。沒有人說話，彷彿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再沒有新的話好說。這環境是大家很熟習的，客人也是老客人。船每天傍晚開往城裏去，第二天上午，就從城裏開回來。這刻板似的日程很少改變過。這些老客人一星期裏總要來搭幾次船，在一定的時候來，不多說話，在艙裏睡一覺，醒過來，船就到城裏了。有時候客人就上岸，有時候客人轉搭小火輪上省城去。那年青的客人，是這鄉村裏小學教員，家住在城裏，每星期六晚上就要進城去。另一個客人，是城裏的一個商店夥計，在鄉村裏有一個人家，爲了商店的事情，他時常被老板派到省城去。

月光在船頭梳那個孩子的亂髮，孩子似乎不覺得，他只顧慢慢兒搖動着頭。眼睛疲倦地閉着，但有時又忽然大睜開看看岸上的路，看看水面。沒有什麼動靜。他含糊地哼了一聲，又靜下去了。

「奇怪，根生這時候還不來？」小學教員在艙裏翻了一個身，低聲自語着，他向船頭望了望，然後推開旁邊的那塊小窗板，把頭伸了出去。

四周很靜寂。沒有燈光，岸上的那座祠堂也睡熟了。路伸直地躺在月光下，沒有脚在那上面走。在船邊，離他的頭很近，一堆水蓮浮在那裏，有好幾朵紫色的花。

他把頭縮回到艙裏，就把窗板閉了，正聽見王勝那個夥計大聲問船夫道：

「喂，阿李，什麼時候了？還不開船？」

「根生還沒有來咧！時候還早，怕什麼！」船夫阿李在後面高聲回答。

「根生平常在七點鐘就到了。今晚——」小學教員接口說：他就摸出了錶，然後又推開窗板拿錶到那裏看，繼續說：「現在已經七點八個字了。他今晚恐怕不會到了。」

「會來的，他一定會來的。他要挑東西進城去。」船夫堅決地說：「均先生，你們不必着急。王先生，你也是老客人，我今天給小火輪接送客人，就從沒有一次脫過班。」

均先生就是那小學教員唐均。他說：「根生從來就沒有遲過，他每次都是早就到的，現在却要人等他。」

「今晚上恐怕給什麼事情把他絆住了。」夥計王勝說着：他把右腳抬起來架住左脚上面。

「我知道他，他沒有什麼事情，他不抽大烟，又不喝酒，不會有什麼事情留難他，他馬上就會來！」船夫阿李從船尾慢慢兒經過頂篷爬到了船頭，他一面和客人說話。他叫一聲：「阿林！」船頭打盹的孩子就馬上站了起來。

阿李看了孩子一眼，就一脚踏上石板道。他向岸邊走了幾步，又回來解開褲子小便着。白銀似的水面上燦爛的閃着金光。圓月正掛在他的對面天空裏。那銀光直射到他的頭上。月光就像涼水，把他的頭洗得好清爽。

在岸上祠堂旁邊榕樹下一個黑影子在閃動。

「根生來了。」阿李寬慰地自語說：吩咐孩子，「阿林，預備好，根生來，就開船。」

孩子應了一聲，就拿起一根竹竿把船稍稍撥了一下，船略略移動，就橫靠在

岸邊。

阿李還站在石板道上。那影子逼近了。他看清楚那人手裏提了一個小籐包，短短身材。來的不是根生。那是阿張，他今天也進城裏去，他是鄉裏一家雜貨店的小老板。

『就開船了？』阿張提了籐包急急走過來，走上石板道看見阿李，便帶笑地問：

『正好，我們還等着根生咧！』阿李點頭心焦地回答。

『八點鐘了！根生一定不來了。』小學教員在艙裏大聲說：

『奇怪，根生還沒有來？我知道他向來是很早就落船的。』阿張說着就上了船，把籐包放在外面，人坐在艙板上，從袋裏摸出紙烟盒取了一根燃起來，對着月亮安閒地慢慢兒吸着。

『喂，阿李，根生來嗎？』一個剪髮的中年女人，穿了一身香雲紗衫褲，赤着腳，從岸邊大步走來，走上石板道就喚着阿李。

『根生？今晚上大家都在等根生，他却躲了起來。他在什麼地方，你該知

道！』阿李咕嚕地抱怨說：

『他今晚不會來過嗎？』那女人着急了。

『連鬼影兒也看不見！』

『你不是在和我開玩笑？人家正在着急咧！』那女人便慌張地問：

『根生嫂，和你開玩笑，我倒沒功夫！我問你根生今晚究竟搭不搭船？』阿

李噙着正經面孔說話。

『壞了！』根生嫂尖聲叫出了這兩個字，只叫出了這兩個字就轉身跑。

『喂，根生嫂，根生嫂！回來！』阿李在後面叫起來，他不知道這是什麼一

回事情。

那女人並不理他。她已經跑上岸，就沿着岸邊跑，忽然叫起了根生的名字。

聲音裏帶着哭。

阿李聽見了根生嫂的哭叫，聲音送進耳裏，使他的心很不好受。他站在石板

道上好像是呆了。

『什麼事情？』三個客人都驚訝地問了。阿張看得比較還清楚。商店夥計爬

起來從牀裏伸出頭問。小學教員推開旁邊的窗板把頭放到外面去看。

「鬼知道！」阿李掉過頭，抱怨地回答着。

「根生嫂和根生又鬧了架，根生氣得逃走了，一定是這樣！」阿張解釋說：「人家還說做丈夫的人有福氣，哈哈！」他把烟頭拋在水裏，又吐了一口濃濃的痰，然後笑起來。

「根生從來就沒有和他的老婆鬧過架！我知道一定有別的事情！一定有別的事情！」阿李嚴肅地說：他顯了納悶的樣子，因為他也不知道這別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事情。

「根生，根生！」那女人的尖銳的聲音，悲慘地在靜夜的空氣裏飛着，飛到遠的地方去了。於是第二個聲音又突然響了起來。去追第一個，這聲音比第一個更悲慘，裏面盪漾着更多的失望。牠不會把第一個追回來，而自己却跟着第一個跑遠了。

「怎樣了？喂，阿李！」小學教員翻個身叫起來，他把窗板關住了。沒有人回答他。



『開船罷！』商店夥計不能忍耐地催促起來，他擔心着趕不上開往省城的小火輪。

阿李注意地聽着那女人的叫聲，他的心上的不安一秒鐘一秒鐘地增加起來。他完全不聽見別人的話。他呆呆地站在那裏，聽那女人的喚丈夫的聲音，忽然說：『不行，她一定發瘋了！』他就急急往岸上跑去。

『爸爸！』那個時時在船頭上打盹的孩子，立刻跳起來去追他。『你到那裏去？』

阿李只顫跑，不回答話。孩子的聲音馬上就消滅了，在空氣裏不會留下一點痕跡。空氣是給女人的哀叫佔據了。一絲，一絲，新的，舊的，彷彿那銀白的月光全是這些哀叫聚合成的，牠們不住地抖動着，這些撕裂人心的哀叫，就像一個活潑的生命給毀壞了，給撕碎了，撕碎成一絲一絲，一粒一粒的。

三個人在泥土的路上跑着，一個女人，一個船夫，一個孩子。一個追着一個。但孩子跑到中途就轉身了。

船依舊靠在石板道旁邊；三個客人出來坐在船頭，好奇地談着根生的事情。

全是些推測。每個人盡力去想像，盡力去探索。船上熱鬧起來了。

女人的哀叫漸漸低下去，於是就停止了。阿李在一株樹脚下找着了那女人，她力竭似地坐在那裏，身子靠着樹幹，頭髮飄蓬着，臉上是淚痕，眼睛張開，望着對岸的黑樹林，樣子就像一個女鬼。她低聲哭泣着。

『根生嫂，你在幹什麼？你瘋了嗎？有什麼事情，你說呀！』阿李跑上去一把抓住她，用力搖撼她的手臂，大聲說：

根生嫂把頭一擺，止了哭，兩個黑眼睛圓靜地看看他，彷彿不認識他，過了半响，她纔迸出哭臉說：『根生，根生……』

『根生怎樣了！你說呀！』阿李追逼地問：

『我不知道。』女人茫然地回答。

『呀！你不知道。那麼為什麼就哭起來？你真瘋了！』阿李責罵地說：吐了一口痰地上。

『他們一定把他抓去了，他們一定抓他去了！』女人的臉上忽然現了一陣恐怖，她瘋狂似地叫着。

「抓去了？誰抓他去？你說根生給人抓去了？」阿李恐怖地問：他的心跳得很厲害。根生是他的朋友。他想，他是個安分的人，人家爲什麼要抓他去。

「一定是唐錫藩幹的，一定是他！」根生嫂帶着哭聲說：「昨天根生告訴我唐錫藩在縣衙門裏報告他通匪。我還不相信。今天下午根生出去，就有人看見唐錫藩的人跟着他。幾個人跟着他，還有偵探。他就沒有回家來。一定是他們把他抓去了。」她說了又哭。

「唐錫藩，那個拚命刮錢的老龜。他爲什麼要害根生？恐怕靠不住。根生瘦，你又不曾親眼看見人家抓根生去？」阿李粗聲地安慰她，他的聲音不及剛纔的那樣嚴肅了。

「靠不住！只有你才相信靠不住！」唐錫藩沒有做到鄉長，火氣大得很。他暗殺了義先生，沒有得到好處。這幾天根生正跟着義先生的兄弟敬先生組織什麼農會，和他作對。我早就勸他不要和那個老龜作對，他不聽我的話，整天嚷着要打倒土豪劣紳。現在完結了。他給土豪劣紳打倒了！捉去不殺頭，也就不會活着回家來。就是通匪，這罪名多大！」根生嫂帶哭帶罵地說：

『唐錫藩，我就不相信他有這麼厲害！』阿李咕嚕着說：

『他有的是錢呀！連縣長都是他的好朋友！縣長都肯聽他的話呀！』根生嫂漸漸恢復了精力，她的聲音增大起來，兩隻眼睛在冒火，憤怒壓倒了悲哀。『像義先生那樣的好人，都要給他暗殺……你就忘記了阿六的事情？根生和阿六的事情並沒有兩樣。』阿李恐怖的表情又在她的臉上顯現了。

阿李沒有話說了。是的，阿六的事情他還記得很清楚。阿六是一個安分的農民。農忙的時候給人家做幫工，沒有工作時就做挑夫，他有一次不肯納扁担稅，帶着幾個挑夫到包稅的唐錫藩家裏去鬧過。過兩天縣裏公安局就派人來把阿六捉去了，說他有通匪的嫌疑，就判了十五年的徒刑，警察捉阿六的時候，阿六剛剛挑了担子走上阿李的船，阿李看得很清楚。一個安分的人，他從沒有做過壞事，衙門裏却說他通匪。這是什麼樣的世界呀！阿李現在相信根生嫂的話了。

阿李的臉色陰沉起來，好像有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他的心上。他絞着手在思索。他想不出什麼辦法。頭腦發脹起來，思想很亂，許多景象在他的腦裏變換着。他就抓起根生嫂的膀子說：『快起來，即使根生真的給抓去了，我們也得想法

救他呀！你坐在這裏哭，有什麼用處！」他把根生嫂拉起來。兩個人就沿着河邊急急走着。

他們走不到一半路，正遇着孩子跑過來。那孩子跑得很快，高聲叫着「爸爸！」臉色很難看。「根生……」他一把拉着阿李的膀子，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

「根生什麼地方？」根生嫂搶着問：聲音戰抖得厲害。她跑到孩子的面前搖撼他的身子。

「阿林，說呀！什麼事情？」阿李也很激動，他感到了一個恐怖的預兆。

孩子阿林滿頭是汗，那一張小臉恐怖地拘擊着，說話時變得口吃了。「根生……在……」他拉着他們兩個就跑。

在河畔一段凸出的草地上面三個客人都俯在那裏。草地比土路低了好些。孩子第一個跑到那裏去。「爸爸，你看……！」他恐怖地大叫起來。

根生嫂尖銳地狂叫一聲，就跟着跑過去。阿李也跑去了。

河邊是一堆水蓮，紫色的蓮花茂盛地開着。小學教員跪在草地上正把手披開水蓮，從那裏露出了一個人的臃腫的胖身體，平靜地伏在水面上。香雲紗褲給一

顆樹根絆住了。左背下衫子破了一個洞。

『根生，』女人哀叫着就俯倒下去，伸手抱那身體，傷心地哭起來。

『沒有用了？』小學教員掉過頭悲哀地對阿李說：聲音很低。

『一定是先中了一手鎗。』商店夥計接口說：『看，這許多血跡！』

『我們把他抬上來吧？』雜貨店的小老板說：

阿李大大地嘆了一口氣，緊緊捏着孩子的戰抖的膀子，癡呆似的望着水面。

根生嫂的哭聲不停地在空氣中撞擊着，好像許多顆心碎在那裏面，碎成了一絲一絲的，一粒一粒的。牠們滲透了全個月夜。空中，地上，水裏彷彿一切都哭了起來，一株樹，一片草，一朵花，一張水蓮葉。

靜靜地這鄉村躺在月光下面，靜靜地這小河躺在月光下面。在這悲哀的空氣的包圍中，彷彿整個鄉村都哭起來了。沒有一個人是例外。每個人的眼眶裏都滴下了淚珠。

這晚是一個很美麗的月夜，沒有風浪，但是那從來不脫班的阿李的船却第一次脫班了。

城裏的人覺得很奇怪，直到第二天他們纔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 選自文學 ·

## 將軍

『你滾開罷，今晚又碰着你！』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去。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便尖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偏一跛地往旁邊一條小巷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的！』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晚上都在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直到把他身邊帶的錢花光了，纔半昏迷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得意的。他常常和那個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永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裏就似乎只有那一

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他馬上就覺得沒有什麼痛楚了。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害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他捲了去。那雪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雪車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除伯次奎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冒雪趕得彼得堡去，馬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到石壁上去，還是虧他告了奮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鬪和馬爭鬪，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頭說：『朋友，你很不错，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做了中尉。是的那將軍很高興提拔他的。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



劇裏的場景接連地在他的眼前展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裏糊塗地混過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腳跟似地，他要動彈也不能夠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一個活的人！』他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看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捺不住要想到家鄉，想到家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

一輛黑色的汽車從他後面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圈一圈的旋轉着，他好像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的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國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個將軍。他的態度不就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

我爲什麼不配？」當他端起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陳設看一下，心裏非常得意，以爲自己真正是一個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子，就像把將軍的官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便馬上飛走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再轉兩個灣，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他每晚總要在咖啡店裏坐坐時候很遲纔走。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他又像不願意回家的樣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膽怯似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從，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由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膽子對待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涼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

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的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要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爲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得害怕呢？那原因他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我是的妻麼？』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疑惑起來，有好幾回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却躊躇了半晌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撲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摸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一些香粉的氣味在等候他。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上床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奎將軍就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甯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却沒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他依舊沒有回來。也沒有人招呼他，還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會料理他們的中飯，她會給他一點零錢花。

『安魯達，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擦着粉的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他走過來微笑地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喉嚨就癢起來，禁不住又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地接受了她的吻，說話時態度很謙遜，還帶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多，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到酒上而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達，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地喝香檳呢！』他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誇張的話，在彼得堡他不過偶爾喝着香檳，在家鄉時他却喝過渥特加。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是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說着就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那舊沙發上坐下去，把眼睛望着壁上的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展示着十幾年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的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挽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都是我不好，我使你不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同答語却自語似地嘆息說：『那些都成了捉不回來  
的夢景了。』

『安魯達，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折磨自己呀！』他痛惜地說：他究竟還熱愛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問我要錢！』她半氣憤地半帶哭聲地對他說了。她的眉頭不

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恐，在他的眼睛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很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一晚上從別人那裏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但這所謂發氣也不過說幾句責備他的話，或者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住了。那羞愧，那痛苦，在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達，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在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沒有把握的。

『變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裏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了我！我真正不敢住下，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後還有許多日子？……』她開始抽泣起來，但看得見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哭。

他的心更軟了，一切驕傲的思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的念頭，他就問：『昨天晚上那人待你還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把刀往自己的心裏刺，那痛苦使

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畜牲喝飽了酒，那樣粗暴，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肩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看見過了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睛睜開了。在他的耳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想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自主地把臉壓在她的肩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話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淚，就用手摩撫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子那樣地鬻罷，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是不要緊的。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

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或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吃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裏吃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出去不到半鐘點他就會到咖啡店去了。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己說：『這一次我應該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裏規規矩矩地坐下來，拿出那一本破舊聖經來攤開讀，他想從聖經裏面得到一點安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



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又是這樣的話。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老是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這生活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就闔了書，把大衣一穿，帽子一戴，逕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起來。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也彷彿真正做了將軍。

『在我們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彼得堡，將軍的府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那個大廳堂裏燈火烘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皇堂的制服佩着寶星，圓圓臉嘴上垂着兩枚鬚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麼多的客人，

大半是他的長官和同事，還有那許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起來，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那麼年青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同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在向他做眉眼，波利士，來，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看，那白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彼得堡的大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

他閉了眼沈沈片刻，再把眼睛睜開來，看着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看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面孔，這面孔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台上去，時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洋台上可以望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清波，月光靜靜他在水面上流過，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在這時候，他把他全量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

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的接吻。初戀是那麽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呵！』他不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全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將軍，你喝醉了？今天晚上真冷，再喝一瓶嗎？』

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全都沒有了。只有這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愚笨的中國侍者。『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服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更老了。

『將軍，你們那裏的土全是黑的嗎？』那個中國侍者看見他不說話，帶了興趣地問道：

他含糊地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袋子到這裏來，一個人坐在角落裏，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

麼，將軍？」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問。那肥臉笑得擠做了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淚。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他答得很奇怪，他說：「那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帶了出國來！這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睛伸展出去，成了一片無限的大草原。以默的，堅忍的，連續不斷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動着無數的黑影，沈默的，堅忍的，勞苦的，……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習的，他不覺感動地說了。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她的兒子，他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耳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靜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古斯基大街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浴着血睡倒在地上，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脚用力踏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像在踏踐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的了。

『現在我們不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踏踐，受着侮辱嗎？』他辯解似地說：他又悔恨地想：他爲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裏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了。『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中看見了那個美麗的純潔的臉，牠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變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她沒有一點錯！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她的！諾維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頭也更沉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好像看見她的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手膀，他發狂地笑，和她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臉，一個女人的滿是淚痕的粉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攤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我做將軍，諾維科夫將軍……尼切渥……不要讓安娜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渥……我不過喝了一點酒，完全沒有醉，尼切渥……』他用力斷續地說了上面的這些話，他覺得很疲倦，想閉上眼睛。他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她在那個美國水兵的懷裏掙扎，那畜牲把身子壓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張開，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轉動了。他老是躺着。他

說：『帶我去，帶我到安娜那裏去！我要告訴她，我已經決定回去了。』於是就慢慢地把眼睛閉上。

他說的全是俄國話，沒有人懂得他。

• 選自將軍 •  
} } }